

金上  
 甄  
 商  
 代  
 秦  
 漢  
 書  
 卷  
 之  
 中  
 第  
 一  
 卷





全後魏文卷二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尉元

元字苟仁代人神麈中爲虎賁中郎將轉羽林中郎遷駕部給事中賜爵富城男加寧遠將軍和平中遷北部尙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太昌侯拜冠軍將軍天安初呂闢徐州功拜鎮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淮陽公延興初假淮陽王太和初徵爲內都大官出爲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進爵淮陽王徵爲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大都將入爲侍中都曹尙書遷尙書令進司徒例降王爵封山陽郡開國公致仕尋爲三老太和十七年八月卒年八十二諡曰景桓

求運粟濟彭城表

彭城倉廩虛罄人有飢色求運冀相濟究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

九百艘沿清運致可日濟救新民

魏書尉元傳

復表

彭城賊之要蕃不有積粟疆守不可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關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

魏書尉元傳

宜釋青冀先定東南表

臣受命出疆再罹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略雖淮岱獲振而民情未安臣日愚智屬當偏任苟事宜宣徹敢不日聞臣前表日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滅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而此城之人元居賊界心尙戀土輒相誑惑希幸非望南來息耗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從淮南到鎮稱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即日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朗所言臣欲自出擊之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于沓于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

赴擊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志器仗敗毀無一  
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須經略而舉若賊向  
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  
安卽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  
冀諸鎮可不攻而剋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  
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  
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  
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尙神速久則  
生變若天雨旣降或因水通運糧益眾規爲進取恐近淮民庶翻  
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輒與寮佐共議咸謂可然若隱而  
不陳懼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罔之罪惟天鑒懸量照臣

愚款

魏書尉  
元傳

換兵戍彭城表

臣呂天安之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右海內既平仍忝徐岳素餐尸  
祿積有年餘彼土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江南用兵  
莫不因之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爲先且臣初剋徐方青齊  
未定從河呂南猶懷彼此時劉彧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  
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勢連青兗唯呂彭城既固而永等摧屈今  
計彼戎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  
于負罪便尔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靈遐被罪人斯戮又  
團成子都將胡人王敕勲負釁南叛每懼奸圖狡誘同黨闕誠所  
見宜呂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呂中州鮮  
卑增實兵數于事爲宜

魏書尉  
元傳

表言戰士見白頭翁

臣于彭城遣別將呂八月至睢口邀賊將陳顯達有戰士于營外  
五里芻牧見一白頭翁乘白馬將軍呼之語稱至十八日辰必來

到此語汝將軍領眾從東北臨入我當驅賊令走申時賊必大破  
宿豫淮陽皆剋無疑我當與汝國家淮畔為斷下邳城我當驅出  
不勞兵力後十日此人復于彭城南戲馬臺東二里見白頭翁亦  
乘白馬從東北來呼此人謂曰我與東海四瀆太山北嶽神共行  
淮北助汝二將蕩除已定汝上下喜不因忽然不見

魏書靈徵志  
下皇興三年

六月尉元表詔元于老人  
前後見所為壇表記之  
源賀

賀本名破羌西平樂都人河西王禿髮儁檀子太武時國滅來  
奔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賜姓源氏進平西將軍遷征西將  
軍進號西平公拜散騎常侍賜名賀文成卽位轉征北將軍加  
給事中已定策功進爵西平王出為征南將軍冀州刺史改封  
隴西王獻文時徵拜太尉出屯漠南孝文初致仕太和三年卒  
年七十三諡曰宣

對詔問攻戰之計

姑臧城外有四部鮮卑各為之援然皆是臣祖父舊民臣願軍前  
宣國威信示其禍福必相率歸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  
如反掌耳

魏書源賀傳世祖征涼州已賀為鄉導詔問攻戰之計賀對

上書請案律斷獄

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已絕罪人之類彰  
大逆之辜其為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  
惟先朝制律之意已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  
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謀所不及臣愚已為可原其命沒入縣官

魏書源賀傳是時斷獄多濫賀上書又北史二十八

上書請入死者恕死徒邊

臣聞人之所寶莫寶于生全德之厚者莫厚于宥死然犯死之罪  
難已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勅寇遊魂于北狡賊負險于南



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已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虞書曰流宥五刑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無已仰荅將違闕廷豫增係戀敢上瞽言唯加裁察

魏書源賀傳又略見刑罰志

上言禦邊長計

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爲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疆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乘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已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植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蓄矣又于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已充之足食足兵已備不虞于宜爲便不可歲常舉眾運動京師令朝廷恆有北顧之憂也

魏書源賀傳獻文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已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已勞役京師又非禦邊長計乃士言事寢不報

遺令敕諸子

吾頃已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于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過惡揚善親賢遠佞日觀必真耳屬必正誠勤已事君清約已行己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纊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無用也

魏書源賀傳

源懷

懷本名思禮後賜名賀次子文成末爲侍御中散孝文時已父辭老受父爵拜征南將軍尋屯漠南還除殿中尙書出爲長安鎮將雍州刺史復爲殿中尙書加侍中參都曹事遷尙書令例降爲公除司州刺史從駕南征加衛大將軍領中軍事除征北大將軍夏州刺史轉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宣武時徵爲尙書右僕射加特進除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授馮翊郡開國公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遷驃騎大將軍都督平氏諸軍

事正始三年六月卒贈司徒冀州刺史諡曰惠公

求追論勳封表

景明二年

昔世祖昇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爲賊臣宗愛所弑時高宗避難  
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定臣亡父先臣賀與長孫渴侯陸麗  
等表迎高宗纂徽寶命麗呂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撫軍大將  
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勳進先臣爵西平王皇  
興季年顯祖將傳大位于京兆王先臣時都督諸將屯于武川破  
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久乃許之遂命先臣持節  
授皇帝璽綬于高祖至太和十六年麗息叡狀私書稱其亡父與  
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錄封叡鉅鹿郡開國公臣時丁艱草土不  
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舊  
勳時敕旨但赴所臨尋當別判至二十一年車駕幸雍臣復陳聞  
時蒙敕旨征還當授自宮車晏駕遂爾不白竊惟先臣遠則援立

高宗寶厯不墜近則陳力顯祖神器有歸如斯之勳超世之事麗  
呂父功而獲河山之賞臣有家勳不霑茅社之賜得否相懸請垂

裁處 魏書源  
賀附傳

請呂諸鎮水田給民并減吏佐表

景明呂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蓄  
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給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甚  
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  
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呂上奪祿一周北  
鎮邊蕃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  
餘人黎庶怨嗟僉曰煩猥邊隅事鈔實少畿服請主帥吏佐五分

減二 魏書源  
賀附傳

增置恆代城戍表 正始初

蠕蠕不羈自古而爾遊魂鳥集水草為家中國患者皆斯類耳歷

大五百五十八  
小一十八

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遠臨瀚海而智臣勇將力算俱竭  
胡人頗遁中國日疲于時賢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習業量  
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蠶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類烏宿  
禽居之徒親校短長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暫勞永逸自皇魏統  
極都于平城威震天下德籠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  
蕃北固高車外叛尋遭旱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去歲復鎮陰山  
庶事蕩盡遣尚書郎申韓貞宋世量等檢行要險防邊形便謂準  
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  
之日隨便剪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  
草時有小泉不濟大眾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而動若至冬日  
冰沙凝厲游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

憂矣

魏書源  
賀附傳

奏免逃吏

謹按條例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事異前宥諸流徙在路  
尚蒙旋返況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按守宰犯罪逃走者眾祿潤既  
優尚有茲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獨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如  
臣管執謂宜免之

魏書源賀附傳景明二年徵源懷為左僕射  
時有詔奸吏犯罪逃遁雖肆情不釋源乃奏

重奏

臣曰法貴經通治尚簡要刑憲之設所已網羅罪人苟理之所備  
不在繁典行之可通豈容峻制此乃古人之達政救世之恆規伏  
尋條制勳品已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雖欲抑絕奸途  
匪為通式謹案事條侵官欺法專據流外豈九品已上人皆貞白  
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  
已下獨乖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法切下吏盲物有差惠罰不等  
又謀逆滔天輕恩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  
生之路致擁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輒率愚見已為宜停

魏書源賀  
附傳懷書

奏門下召成式既頒駁奏  
不許源重奏世宗納之

奏請乘釁伐齊

南賊游魂江揚職爲亂逆肆厥淫昏月滋日甚貴臣重將靡有了  
遺崇信姦回昵比闔豎內外離心骨肉猜叛蕭寶融僭號于荆郢  
其雍州刺史蕭衍勒兵而東襲上流之眾已逼其郊廣陵京口各  
持兵而懷兩望鍾離淮陰竝鼎峙而觀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門  
君子小人竝罹災禍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實天啟之期吞并之  
會乘厥蕭牆之釁藉其分崩之隙東據歷陽兼指瓜步緣江鎮戍  
達于荆郢然後奮雷霆之威布山河之信則江西之地不刃自來  
吳會之鄉指期可舉昔士治有言皓若暴死更立賢主文武之官  
各得其任則勅敵也若蕭衍克就上下同心非直後圖之難實亦  
揚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鄴七百而已山川水陸彼所諳利脫  
江湘無波君臣效職藉水憑舟倏忽而至壽春容不自保江南將

若之何今寶卷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繼援之兆清蕩江區實  
在今日臣受恩既重不敢不言

魏書源賀附傳景明二年  
源懷除車騎大將軍謹奏

源子雍

子雍字靈和懷第五子初為祕書郎太子舍人涼州中正孝明  
即位轉奉車都尉遷司徒屬轉太中大夫司徒司馬除恆農太  
守遷夏州刺史除散騎常侍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兼行臺  
尚書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給事黃門侍郎封樂平縣開  
國公還洛假征北將軍改封陽平縣開國公進號鎮東將軍除  
冀州刺史討葛榮敗死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永  
安中重贈司空諡曰莊穆

密遣人齎書與城中文武

大軍在近努力圍守必令諸人福流苗裔

魏書源賀附傳子雍為  
夏州刺史被圍自向東

夏運糧為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見  
執乃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文武

大五百零八  
小八十七



討葛榮上書

賊中甚飢專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飽煖高壁深壘勿與爭鋒  
彼求戰則不得野掠無所獲不盈數旬可坐制凶醜

魏書源賀附傳子雍討葛

榮曰冀州不守上書

源子恭

子恭字靈順懷第六子初辟司空參軍歷司徒祭酒尚書北王  
客郎中攝南主客事正光初為行臺左丞轉起部郎除冠軍將  
軍中散大夫又領治書侍御史持節為河間王琛軍司行秦州  
事拜河內太守加後將軍假平北將軍兼尚書行臺除平南將  
軍豫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武泰初加鎮南將軍元顥  
入洛召為車騎將軍孝莊還洛進征南將軍兼右僕射假車騎  
將軍拜右光祿大夫給事黃門侍郎封臨潁縣開國公遷侍中  
兼尚書僕射大行臺大都督遷衛將軍前廢帝初除驃騎將軍

左光祿大夫假車騎大將軍荊州刺史封臨汝縣開國子永熙  
中入爲吏部尙書加驃騎大將軍天平中除中書監拜魏尹又  
爲齊獻武王軍司元象元年卒興和中贈司空諡日文獻

奏訪梁亡人許周

徐州表投化人許團并其弟周等究其牒狀周列云己蕭衍黃門  
侍郎又稱心存山水不好榮宦屢曾辭讓貽彼赫怒遂被出爲齊  
康郡因爾歸國願畢志嵩嶺比加采訪略無證明尋其表狀又復  
莫落案牒推理實有所疑何者昔夷齊獨往周王不屈其志伯況  
辭祿漢帝因成其美斯實古先詰王必有不臣之人者也蕭衍雖  
復崎嶇江左竊號一隅至于處物未甚悖禮豈有士辭榮祿而苟  
不聽之哉推察情理此則孟浪假蕭衍皆狂不存雅道逼士出郡  
未爲死急何宜輕去生養之土長辭父母之邦乎若言不好榮宦  
志願嵩嶺者初居之日卽應杖策尋山負帙泔水而乃廣尋知己

徧造執事希榮之心已見逃宦之志安在昔梁鴻去鄉終傭吳會  
逢萌浮海遠客遼東竝全志養性逍遙而已攷之事實何其懸哉  
又其履歷清華名位高達計其家累應在不輕今者歸化何其孤  
迥設使當時忽遽不得攜將及其來後家貲產業應見簿斂尊卑  
口累亦當從法而周兄弟怡然嘗無憂感若無種族理或可通如  
有不坐便應是衍故遣非周投化推究二二真偽難辨請下徐揚  
二州密訪必令獲實不盈數旬玉石可覩

魏書源賀附傳蕭衍亡人許周自稱爲衍給事

黃門侍郎朝士翕然咸共信待子恭奏

上書請成辟雍明堂

臣聞辟臺望氣軌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範世之道斯遠是日書  
契之重理冠于造化推尊之美事絕于生民至如郊天饗帝蓋日  
對越上靈宗祀配天是日酬膺下土大孝莫之能加嚴父日慈爲  
大乃皇王之休業有國之盛典竊惟皇魏居震統極總宙馭宇革

制土中垂式無外自北徂南同卜維于洛食定鼎遷民均氣候于  
寒暑高祖所已始基世宗于是恢構案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  
遺文修廢典建明堂立學校興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永平  
之中始創雉構基趾草昧迄無成功故尚書令任城王臣澄案故  
司空臣冲所造明堂樣并連表詔荅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  
旨卽加葺繕侍中領軍臣又物動作官宣贊授令自茲厥後方配  
兵人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節縮曾無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  
克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成責辦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本  
自寡少諸處競借動卽干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爽塏  
荒茫淹積年載結架崇構指就無兆仍合肆胄之禮掩抑而不進  
養老之儀寂寥而不返構厦止于尺土爲山頓于一簣良可惜歟  
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美況本兵  
不多兼之牽役廢此與彼循環無極便是輟創禮之重資不急之

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諸寺大作稍  
已粗舉竝可徹減專事經綜嚴勒工匠務令克成使祖宗有薦配  
之期蒼生覩禮樂之富

魏書源賀附傳正光元年子恭轉地  
部郎明堂辟雍竝未建就子恭上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七終

新

集

...

...

...

...

...

...

...

...

...

...

...

...

大七十七  
小三十一

全後魏文卷二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高允

允字伯恭渤海人少為沙門名法淨尋還俗神靡中為杜超征南從事中郎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領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復參樂平王丕驃騎軍事賜爵汝陽子加建武將軍領著作郎為秦王翰傅復已經授皇太子文成即位拜中書令轉太常卿領祕書監進爵梁城侯加左將軍獻文時兼太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孝文即位進爵咸陽公加鎮東將軍授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徵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遷尚書散騎常侍加光祿大夫太和十一年卒年九十八贈侍中司徒諡曰文有集二十一

卷

案高允傳云自高宗迄于顯祖軍國書檄多允文也

代都賦

案高允傳允轉太常卿上代都賦因召諷諫亦二京之流也文今佚

鹿苑賦

啟重基于朔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天已作主熙大明已御世灑  
靈液已滂沱扇仁風已遐被踵姬文而築苑包山澤已開制植羣  
物已充務蠲四民之常稅暨我皇之繼統誕天縱之明叡追鹿埜  
之在昔興三轉之高義振幽宗于已永曠千載而可寄于是命匠  
選工刊茲西嶺注誠端思仰模神影庶真容之髣髴耀金暉之煥  
炳卽靈嶢已構宇竦百尋而直正綬飛梁于浮柱列荷華于綺井  
圖之已萬形綴之已清水若祇洹之澄對孰道場之塗迴嗟神功  
之所建超終古而秀出實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鑿仙窟已  
居禪闢重階已通術澄清氣于高軒佇流芳于王室茂花樹已芬  
敷涌澧泉之洋溢祈龍宮已降雨侷膏液于星畢若乃研道之倫  
行業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貞之重禁味三藏之淵典或  
步林已經行或寂坐而端宴會眾善已竝臻排五難而俱遣道欲



隱而彌彰名欲毀而逾顯伊皇輿之所幸每坐心于華囿樂在茲  
之間做作離宮已榮築固爽塏已崇居枕平原之高陸恬仁智之  
所懷眷山水已肆目玩藻林已遊思絕鷹犬之馳逐眷耆年已廣  
德縱生生已延福慧愛內隆金聲外發功濟普天善不自伐尚諮  
賢已問道詢芻蕘已補闕盡敬恭于靈寺遵晦望而致謁奉請戒  
已畢日兼六時而宵月何精誠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資聖王之  
遠圖豈循常已明教希縉雲之上升羨頂生之高蹈思離塵已邁  
俗涉玄門之幽奧禪儲宮已正位受太上之尊號既存無而御有  
亦執靜已鎮躁覩天規于今日尋先哲之遺誥悟二乾之重蔭審  
明離之竝照下窻濟于兆民上剋光于七廟一萬國已從風總羣  
生而爲導正南面已無爲永措心于沖妙夫道化之難期幸微躬  
之遭遇逢扶桑之初開邁長夜之始曙顧衰年已懷傷惟負忝已  
危懼敢布心已陳誠效鄙言已自著

擇藏策七廣宏  
明集二十九上

上天文災異八篇表

往年被敕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已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已災異隨其得失而效已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已自修飾厥後史官竝載其事已為鑒誠漢成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為其傳覬已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已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叡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已裨廣聖聽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為八篇

高允傳

承詔議興學校表

大五百七十二  
小二十

臣聞經綸大業必曰教養爲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  
光于周詩泮宮顯于魯頌自永嘉已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沒雅頌  
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  
章昔興經闡素風方事尙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  
萬國咸寧百揆時敘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爰發德音維  
新文教搢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敕竝集二省披覽史籍備究  
典紀靡不敦儒已勸其業貴學已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  
如聖旨崇建學校已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于明時郁郁之音  
流聞于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  
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  
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  
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已上助教亦與博士  
同年限三十已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

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

魏書高允傳

諫皇太子營立田園  
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曰至公宰物  
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示天下曰無私訓天下曰至儉故美聲盈  
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  
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  
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  
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  
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曰營  
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爲人君者必審  
于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邇小人孔父有云小  
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召齊畢所召王天下殷紂  
愛飛廉惡來所召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

誠曰乏人雋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  
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曰  
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

允諫  
不納

魏書高允傳恭宗季年頗親  
近左右營立田園曰取其利

### 諫文成帝起宮室

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不  
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曰朝會萬國西堂溫  
室足曰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曰觀望遠近若廣脩壯麗為異觀  
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  
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  
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眾其所損廢亦曰多矣推之于古  
驗之于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

魏書高允傳郭善明勸  
高宗大起宮室允諫納

之又見北  
史三十一

諫文成帝不釐改風俗

通典題  
作獻書

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  
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  
浚改爲下者習已成俗教化陵遲一至于斯昔周文已百里之地  
脩德布政先于寡妻及于兄弟已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  
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  
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  
皆樂部給伎已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  
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已媒娉繼之已禮物集  
察友已重其別親御輪已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  
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人掖庭而已作合宗  
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頗有檢劾誠是諸王  
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

宮掖合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曰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曰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曰爲灰燼苟靡費有益于亡者古之人奚獨不然今上爲之而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通典作祭尸久廢今風俗則取其狀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曰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譁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污辱視聽朝廷積習

全行委又卷二十八  
五  
曰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曰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曰厲頽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魏書高允傳又北史三十  
一又略見通典四十八

### 荅宗欽書

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爲日久矣王途一啟得敘其懷欣于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爲心每能存顧養之曰風味惠之曰德音執翫反覆銘于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賴賢勝曰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雅贈卽應有荅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訓所曰畱連日月曰至于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且表曰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

魏書宗欽傳

### 筮論

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曰問曰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

大五百七十五

小四十三



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曰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  
曰亢高而無民不為善也夫如是則上寧于王下保于己福祿方  
至豈有禍哉今舍于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魏書樂平王不傳

名字論

魏書高允傳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論名字貴賤著論紛紜允遂著名字論曰釋其惑文今佚

塞上公亭詩序

延和三年余赴京師發石門北行失道路宿寓代之快馬亭其俗  
云古塞上翁所遺之邑也公曰有良馬因曰命之此其所遺也負  
長城而面南山皋潭帶其側湧波灌其前停驂策曰流日抱遺風  
曰依然仰德音于在昔遂揮毫曰寄言代人云塞上公姓李代之  
李氏竝其後也

御覽百九十四

徵士頌

并序

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于應命者其有命  
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舉其梗槩矣今著之于左

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甯燕崇玄略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常陟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李欽道賜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閬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符

中書郎中卽丘子趙郡李遐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

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

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鑿

中書郎武恆子河閒邢穎宗敬

滄水太守浮陽侯渤海高濟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雁門李熙士元

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

州主簿長樂潘天符

郡功曹長樂杜熙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

祕書郎雁門王道雅

祕書郎雁門閔弼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畱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

夫百王之御世也莫不資仗羣才曰隆治道故周文曰多士克寧  
漢武曰得賢爲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麀曰後宇  
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  
殊方之外慕義而至于偃兵息甲脩立文學登延雋造酬諮政  
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曰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

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聞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曰徵玄等  
乃曠官以待之懸爵曰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  
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  
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曰爲千載一時  
始于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  
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感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敘于  
懷齊衿于垂沒之年寫情于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歿在朝  
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  
顏之地顧省形骸所曰永歎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  
曰長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矣然事切于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

詞曰

紫氣干霄羣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掃盪遊氛克揄妖霸四  
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旣寧且一偃武橐兵唯文是恤帝乃

全後魏文卷二十八  
八  
旁求搜賢舉逸巖隱投竿異人竝出疊疊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  
德游藝依仁旌弓旣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  
躍馬馳輪僭憑影附劉曰和親茂祖莞單夙罹不造克已勉躬聿  
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曰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  
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棲遲居冲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  
飢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曰義相和若琴竝參幕府俱發德音  
優游卒歲聊曰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  
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竝羣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  
崇華交不遺舊曰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  
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  
莫廢其尚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  
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傳垂訓皇宮載理  
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

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眾曰仁訓下曰孝  
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邁別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  
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  
騁說入獻其功輜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  
成弱冠播名與朋曰信行物曰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臬  
翰飛紫冥頻在省闈亦司于京刑曰之中政曰之平猗歟彥鑒思  
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恥于下乃謝朱門歸迹  
林野宗敬延譽號爲四雋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痾賦詩曰  
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曾  
質侔和璧文炳雕龍耀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  
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  
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  
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曰析九流曰分崔宋二賢

誕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謇謇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  
而能賁潘符標尙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悒龍津止分  
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兼  
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式  
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治性  
協于時情敏于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物已利移人已酒昏侯生  
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  
性柔而執競屈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已權矯之已正帝道用光  
邊土納慶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中才盡其槩體襲朱裳腰  
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命與之  
克諧披襟散想解帶舒懷此昕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  
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

魏書高允傳

北伐頌

大六百二十一  
小七



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丕融王猷允塞靜

亂曰威穆民曰則北虜舊隸稟政在蕃往因時闕逃命北轅世襲

凶軌背忠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實繁敢率犬羊圖縱猖蹶乃詔訓

師興戈北伐躍馬裹糧星馳電發撲討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陳

馘翦厥旅積骸填谷流血成浦元兇狐奔假息窮野爪牙既摧腹

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葦翼翼聖明有兼斯美澤被京觀垂此

仁旨封尸野獲惠加生死生死亡蒙惠人欣覆育理貫幽冥澤漸殊

域物歸其誠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始捷

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克合萬邦曰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

興頌聲播之來葉魏書高允傳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其詞曰

諸侯箴北史十六東平王翰傳文佚

酒訓

臣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曰為酒訓臣曰朽邁遭人倫所棄而

殊恩過隆錄臣于將歿之年勸臣于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已上答伏惟陛下已叡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已聖德之廣濟育羣生普天之下罔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已爲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況于百官士民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已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采伏願聖慈體臣恫恫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

自古聖王其爲饗也玄酒在堂而醑酒在下所已崇本重源降于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于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已範時軌物垂之于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已之亡公旦陳誥周德已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惑性情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于政也爲下者慢于令也聰達之士荒于聽也柔順之倫興于諍也

久而不悛致于病也豈止于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于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天年亂志天亂之損不亦夥乎無曰酒荒而陷其身無曰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曰箴之申謨曰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曰爲不羈縱長酣曰爲高達調酒之頌曰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曰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曰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服仁風敦洽于四海太皇太后曰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備于皇情誥訓行于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從善履正存

貞節酒曰為度順德曰為經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慎之彌榮遵孝  
道曰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軌遺仁風于後生仰曰答  
所授俯曰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魏書高允傳太和二年引  
就內改定皇詔允上酒訓

祭岱宗文

維皇興二年敢昭告于岱宗之靈正趾坤元作鎮東夏齊二儀曰  
永固崇至德曰配天故能資元氣曰造物協陰陽而時若其崑嶺  
峭峙川谷幽深神怪譎詭倏忽百靈吐納風雲育成萬品攝生之  
所歸焉禎祥之所萃焉是曰歷代帝王之崇封禪銘功曰告其成  
七十二君成在茲焉自非功侔造化應同自然孰能若此者哉自  
我國家肅恭禋祀懷柔百神邦域之內罔不成秩往曰天路未夷  
雖望祭有在今大化既同奄有淮岱謹薦于嶽宗之靈尚饗初學  
記五

為程嚴可均校輯

肅

肅字子集小名次奴尤從祖弟本名肅后與咸陽王利名孝文  
 改之初為中書學生轉博士侍郎文成末賜爵建康子孝文初  
 拜祿書令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出為持節輔國將軍西兗州  
 刺史假東光侯領滑臺轉宋王副相傅昇光祿大夫徵為宗正  
 卿日大不赴任免還復光祿太和二十三年卒諡曰靈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八終

全後魏文卷二十八

道曰致善則父

功成身自

顯敏士出良

兼皇興二年

水同崇至德

時時用合

所喜焉

七十二君

我國家

雖欲

大二十九  
小一

全後魏文卷二十九

言同直之士... 烏程嚴可均校輯

高祐

祐字子集小名次奴允從祖弟本名禧曰與咸陽王同名孝文  
改之初為中書學生轉博士侍郎文成末賜爵建康子孝文初  
拜祕書令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出為持節輔國將軍西兗州  
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轉宋王劉昶傅拜光祿大夫徵為宗正  
卿曰久不赴任免還復光祿太和二十三年卒諡曰靈

奏請修國史

臣等聞典謨與話言所曰光著載籍作成事所曰昭揚然則尚書  
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錄也夏  
殷曰前其文弗具自周曰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同立書  
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

全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敘今古曲有條章雖周達未兼斯實前史之可言者也至于後漢魏晉咸已放焉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北史作始祖已後至于成帝其閒世數久遠是已史弗能傳臣等疏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已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脩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涓曜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漸洽風譯之所覃加固已義振前王矣加太和已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備臻于往時洪功茂德事萃于曩世會稽佇玉牒之章岱宗想后記之列而祕府策勳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聖后之勳業顯于皇策佐命忠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已備著載籍矣

魏書高祐傳又北史卅一



上疏論選舉

今之選舉不採職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  
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  
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宜加之曰爵賞不宜委之曰方任所謂王  
者可私人曰財不私人曰官者也  
魏書高祐傳  
通典十六

高乾

乾字乾邕祐從子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領直轉太尉士曹司徒  
中兵遷員外散騎常侍孝莊即位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  
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解官歸尋兼侍中加撫軍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河北大使中興建拜侍中司空孝武即位解侍中  
封長樂郡公曰貳于高歡賜死天平初贈太師錄尚書事冀州  
刺史諡曰文昭

致裴諷之書

相屈爲戶曹參軍

北齊書裴諷之傳  
司空高乾致書

高昂

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建美初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永

安末爲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平北將軍後廢帝卽位除

冀州刺史太昌初加侍中開府進爵爲侯永熙末行豫州刺史

天平初除侍中司空轉司徒西南道大都督歷軍司大都督元

象元年進封京兆郡公與西魏戰于芒山敗死贈使持節侍中

都督冀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師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冀

州刺史諡曰忠武齊皇建初追封永昌王

祭河伯

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酌

北史三十一

李顥

顯爵里未詳

大四百八十二  
小三十六

大乘賦

大乘者蓋如來之道場也故緣覺聲聞謂之小乘言法駕之通馳如舟車之致遠也夫合抱興于毫末九層作于累土從淺曰高大理妙在于不有迹粗由乎不無舉有曰希無則無無曰曠忘無曰統有則有有曰通無無曰曠則乘斯小矣有有曰通則乘斯大矣夫總福佑之會者莫尚于法身宣一切之知者莫貴乎如來故神稟靈照曰觀三達之權思周深妙曰入四持之門知色之空任而不敗起禍無崖終始無際形寄于宇宙之中而心包乎一象之外目察于芥子之細而識鑒乎須彌之大美哉淵乎其源固不量也嗟歎不足遂作賦曰

建大乘之靈駕兮震法鼓之雷音除行蓋之欲疑兮餐微妙曰悅心滿覺意之如海兮演般若之淵深平八道之坦蕩兮游總持之苑林定禪思于三昧兮滅色想于五陰執抵羅之引弓兮操如意

之喻琴破眾網之將裂今刻貪垢而絕淫危泡沫之暫結今焉巧  
風之足欽或明行而善逝今積功勳已迄今收薩云之空義今運  
十萬而魔擒開止觀之光燄今消邪見之沈吟閉必固之垣牆兮

同影響之難尋

廣弘明集二十九上案釋道宣編此賦于魏高允  
鹿苑賦之後題為魏李顒檢魏書北史未見其人

東晉李顒字長林有賦論誄等文八篇在全晉文卷五十三  
疑此賦亦晉李顒所作今姑從廣弘明集錄于魏高允後

閔湛 郗擲

湛擲太武時著作令史

上疏乞班崔浩所注經

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竝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

藏之祕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敕注禮傳合後生得觀正

義 魏書高允傳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郗擲見浩所注詩  
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浩亦表薦湛有著作之才

宗欽

欽字景若金城人仕沮渠蒙遜為中書郎世子洗馬太武平涼

州賜爵臥樹男加鷹揚將軍拜著作郎真君十一年坐崔浩誅  
與高允書

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  
天遂其願爰邁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均傾  
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訓諮路塞端拱蓬宇慨歎如  
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  
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德意曰祛鄙  
吝若能紆鳳彩曰耀榛蒼迴連城曰映瓦鑠者是所望也

魏書宗  
欽傳

東宮侍臣箴

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敘彝倫匡父維子弼君伊臣顛  
而能扶屈而能伸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  
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途改步是曰令  
問宣流英風遠布及于三季道喪純遷桀起瓊臺紂醜糟山周滅

妖媚羿喪日田險設蔽其耳目鄭衛陳于其前怙才肆虐異端是  
纏豈伊害身厥屑殲焉茫茫禹跡畫為九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  
雲歌唐后垂橫美虞疏網改祝殷道攸敷龍盤應德隋蛇銜珠勿  
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子桓靈數攸臻儀刑  
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津用能重離襲曜魏鼎維新於  
昭儲后運應玄籙夕揚朝乾虛衿遠屬外撫幽荒內懷熒獨猶懼  
思不逮遠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枝克昌永符天祿微

臣作箴敢告在僕

魏書宗欽傳

游雅

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太武時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  
長遷著作郎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遷太子少傅  
進爵為侯加建義將軍出為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  
假梁郡公徵為祕書監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諡曰宣侯

太華殿賦

魏書游雅傳詔  
為太華殿賦

上皇太子疏請罪人徙邊

殿下親覽百揆經營內外昧旦而興諮詢國老臣職忝疑承司是  
獻替漢武時始啟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而謫徙之十數年後邊郡  
充實竝脩農戍孝宣因之已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于罪  
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徙善而懲惡謫徙之苦其懲亦深自非大逆  
正刑皆可從徙雖舉家投遠忻喜赴路力役終身不敢言苦且遠  
流分離心或思善如此姦邪可息邊垂足備

魏書刑罰志貞君五  
年命恭宗總百揆監

國少傅游雅上疏恭  
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論高允

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  
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喜愠之色不  
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嘗呼為文

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于纖微及于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數陳事理由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于都坐王公曰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旣失之于心內崔亦漏之于形外鍾期止聽于伯牙夷吾見明于鮑叔良有曰也

魏書高允傳又北史三十一

昭皇太后碑文

北史三十一陳奇傳

游明根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太武時爲中書學生景穆太子監國已爲主書文成卽位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假員外



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獻文卽位出爲東青州刺史遷散  
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軍事瑕丘鎮將尋拜東兗州刺史  
改爵新泰侯孝文卽位入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假安南將軍儀  
曹尚書廣平公尋正尚書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隨例降侯  
爲伯致仕太和二十三年卒贈光祿大夫諡曰靖

對詔議禘禘

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

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

通典作其昭穆百官也

圓丘常合不言禘

宗廟時合故言禘斯則宗廟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于宗廟

俱行禘禘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植禘于嘗于烝則禘

通典

作則禘

嘗禘烝不于三時皆行禘禘之禮

魏書禮志上太和十三年詔議禘禘尚書游明根左丞郭祚中

書侍郎封琳著作郎崔光等對又見通典五十

對詔問夕月

攷案舊式推校眾議宜從朏月

魏書禮志一  
太和十五年

游肇

肇字伯始明根子幼爲中書學生孝文初爲內祕書侍御中散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祕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進太子中庶子出爲本州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宣武時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兼侍中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遷侍中孝明卽位遷中書令光祿大夫相州大中正出爲鎮東將軍相州刺史徵爲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正光元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諡曰文貞

諫赴援郁洲表

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胸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溼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待連兵六里雖剋尚不可

大四百九十

小七十九

守況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于賊逾要去此閑遠若已閑  
遠之兵攻逼近之眾其勢既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饑敝餓  
死者亦復不少何已得宜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  
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  
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爾則連  
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使大損

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已郁洲內  
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世宗不納

魏書游明根附傳游肇  
遷侍中梁徐玄明斬其

諫伐蜀

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呂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  
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  
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  
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真偽難分或有怨于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  
隘稱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

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願俟後圖

魏書游明根附傳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世宗又不納

奏請更議劉輝事

臣等謬參樞轄獻替是司門下出納謨明常則至于無良犯法職有司存劾罪結案本非其事容妃等姦狀罪止于刑竝處極法準律未當出適之女坐及其兄推據典憲理實為猛又輝雖逃刑罪非孥戮募同大逆亦謂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陳請乞付有司重更

詳議

魏書刑罰志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陽縣民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慧猛姦亂毆主傷胎輝懼罪逃亡門下處奏容妃慧猛各入死刑智壽慶和竝曰知情不加防限處召流坐詔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宮餘如奏尚書三公郎中執不下右僕射游肇奏言

李訢

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太武時入都為中書學生除中書助教博士文成即位遷儀曹尚書領中祕書賜爵扶風公加安東將軍出為安南將軍相州刺史獻文時曰賊罪免復為太倉

尚書攝南部兼典選舉孝明卽位遷司空進爵范陽公侍中鎮  
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太和元年坐罪誅  
上疏求立學校

臣聞至治之隆非文德無已經綸王道太平之美非良才無已光  
贊皇化是已昔之明主建庠序于京畿立學官于郡邑教國子弟  
習其道藝然後選其俊異已爲造士今聖治欽明道隆三五九服  
之民咸仰德化而所在州土學校未立臣雖不敏誠願備之使後  
生聞雅頌之音童幼覩經教之本臣昔蒙恩寵長管中祕時課修  
學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進用臣今重荷榮遇顯任方岳思  
闡帝猷光宣于外自到已來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  
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于州郡治  
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業庶必有成其經藝  
通明者貢之王府則郁郁之文于是不墜

魏書李訢傳訢爲  
相州刺史上疏

殷紹

紹長樂人仕太武爲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

上四序堪輿表

臣曰姚氏之世行學伊川時遇游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  
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時將臣南到陽  
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閒興卽北還臣獨畱住依止影所求請九  
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  
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況大旨又演隱審五藏六府心髓血脈  
商功大算端部變化玄象土圭周髀練精銳思蘊習四年從穆所  
聞粗皆髣髴穆等仁矜特垂憂閔復曰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  
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  
子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  
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

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已此等文傳授于臣山神禁嚴不得齎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已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已甲寅之年日維鶉火月呂林鍾景氣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等自爾至今四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八會逕世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攷良日而值惡會舉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遷郝振中吉大儒亦各撰注流行于世配會大小序述陰陽依如本經猶有所闕臣前在東宮已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鈔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貴賤階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臣時狼狽幾至不測停廢已來逕由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夕齒頽餘齡旦暮每懼殂殞填什溝壑先帝遺志不得宣行夙夜悲憤理難違匿依先撰錄奏謹已上聞請付

中祕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卽班用

魏書殷紹傳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

輿表其書遂大行于世

慕容白曜

白曜前燕慕容皝之玄孫太武時為中書吏給事東宮文成卽

位拜北部下大夫襲父琚爵高都侯遷北部尚書獻文卽位遷

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皇興初加使持節都督

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尋拜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四年十月追

究乙渾黨誣呂反叛誅

喻崔道固書

天棄劉彧禍難滋興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徐

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兗州刺史畢眾敬等深覩存亡

翻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款委呂南蕃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

聞也彼無鹽戍主申纂敢縱奸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

大五百七十三  
小三十三



房崇吉固守升城尋卽潰散自襄陽已東至于淮海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總戎旅埽定北方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踟躕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已喻成敗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已一介爲高不悛爲美則微子負嫌于時紀季受譏于世我皇魏重光累葉德懷無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況于今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閩外豈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爲援何異于蹄涔之魚冀拯江海夫蝮虵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誠忍肌體已救性命若推義已行之無割身之痛也而可已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深思重慮自求多福

魏書慕容白曜傳



全後魏文卷三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高閭

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本名驢崔浩改為閭而字之太武時徵

拜中書博士文成末遷中書侍郎獻文初賜爵安樂子加南中

郎將領東徐州刺史進爵為侯加昭武將軍承明初為中書令

加給事中太和中除廣陵王師出為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徙平

北將軍幽州刺史徵為太常卿宣武即位召光祿大夫致仕景

明三年卒諡曰文侯北史作文貞有集三十卷魏書高閭傳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

碑銘贊頌皆其文也

宣命賦魏書胡叟傳閭作宣命賦叟為之序

諫討淮北表

伏見廟算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已愚劣本非武用

至于軍旅尤所不學直曰無諱之朝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  
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  
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  
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復思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如心于國  
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爭疑三也脫不如意  
當延日月屯眾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

魏書高閭傳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

議斷祿表

天生蒸民樹之曰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曰作輔君使臣曰禮  
臣事君曰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  
則祿重下者祿足曰代耕上者俸足曰行義庶民均其賦曰展奉  
上之心君王聚其材曰供事業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  
祿感恩則深于是貪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

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爲治之至術自堯舜已來逮于  
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天下幅裂海內未一  
民戶耗滅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久長之  
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旣和八表咸謚二聖欽明文思  
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攷舊章準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  
之高軌置立鄰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于今已久苟慝不生上下  
無怨姦巧革慮闕覲絕心利潤之厚同于天地已斯觀之如何可  
改又洪波奔激則堤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飢寒切身  
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  
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已息其濫竊貪者足已  
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  
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

魏書高閭傳  
淮南王他奏

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召  
羣臣議之閭表詔從閭議

請築長城表

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日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  
 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曰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  
 曰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曰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曰禦之  
 臨事制勝則明刑賞曰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  
 同于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曰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  
 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  
 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曰古人伐北  
 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曰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  
 倍眾不鬪互相圍逼難曰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皇  
 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曰  
 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眾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  
 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曰守其國長城

之謂歟今宜依故于六鎮之北築長城曰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  
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卽于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  
于其側因地御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  
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  
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于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  
者曰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  
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采諸葛亮八陣之法  
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  
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  
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  
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  
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曰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  
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

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疆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曰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曰禮恕之曰情閩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曰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

魏書高閩傳北史三十四又見通典一百九十六作皇興中征南將軍刀雍上獻文帝表其文全同據閩傳乃上孝文帝表並非爲刀雍代作也今從閩傳編入閩集中

### 應詔陳損益表

奉癸未詔書曰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己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于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啟聖姿利見纂



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曰叡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于上九功咸序于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曰致敬飾正器服禮樂所曰宣和增儒官曰重文德簡勇士曰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曰理之懼蒸民之姦宄置鄰黨曰穆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祿曰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曰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曰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爲之化足曰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敘君德衰而彝倫斃休瑞竝應享曰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臻罰曰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尼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于天理事違于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

前王從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已禮緩之已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已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已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食已賑恤之足已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飢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已救其乏可已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已溢其處開關弛禁薄稅賤糴已消其費清道路恣其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已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于未然之前申敕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于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已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已見憂于百姓論語

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于民庶也愚臣

所見如此而已魏書高閭傳

諫應曹虎表

洛陽草創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魏書高閭傳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

昶辭真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闕表諫不納

論淮南不宜畱戍表

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

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

軍興後時本為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既

寡東西懸闕難已竝稱伏承欲畱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已回

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

弗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已大鎮未平

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

剪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剋其一而畱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旣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自固多畱眾糧運難可充又欲脩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泝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已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畱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已勞禦逸已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旣剋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剋已今比昔事兼數倍今已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旣交難已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于伊洛畜力已待敵釁

布德曰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效可期天安  
之捷指辰不遠魏書高閭傳高祖攻鍾離未剋將于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曰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論其狀閭

請使公孫崇韓顯宗參知音律表

書稱同律度量衡論云謹權量審法度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務  
生民之所由四者何先曰律爲首豈不曰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氣  
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尚于樂然則樂之所感其致遠矣今調  
音制樂非律無曰克和然則律者樂之本也臣前被敕理樂與皇  
宗博士孫惠蔚太樂祭酒公孫崇等攷周官國語及後漢律曆志  
案京房法作準曰律吹律曰調絲案律寸曰孔竹八音之別事曰  
麤舉書既三奏備在前聞臣年垂七十日就衰頽恐一朝先犬馬  
竟無絲髮之益使律法長絕遺恨沒世是曰悽悽惓惓不敢忘怠  
近在鄴見崇臣先曰其聰敏精勤有挈瓶之智雖非經國之才頗

長推攷之術故臣舉呂教樂令依臣先共所論樂事自作鐘磬志  
議二卷器數爲備可謂世不乏賢令崇徒教樂童書學而已不恭  
樂事臣恐音律一曠精賞實難習業差怠轉乖本意今請使宗參  
知律呂鐘磬之事觸類而長之成益必深求持臣先所奏三表勘  
後漢律麻志陛下親覽已求厥衷俱然易了又著作郎韓顯宗博  
聞彊識頗有史才粗解音律亦求令時往參知臣雖在外官竊慕  
古人舉善之義愚意所及不能自己雖則越分志在補益願不巳  
言廢人

魏書律麻志上太和中詔中書監高閭修正音律久未能定閭出爲相州刺史十八年閭表

請裁鄴中密后廟應罷應新表

伏惟太武皇帝發孝思之深誠同渭陽之遠感已鄴土舅氏之故  
鄉有歸魂之舊宅故爲密皇后立廟于城內歲時祭祀置廟戶十  
家齋官三十人春秋烝嘗冠服從事刺史具威儀親行薦酌升降  
揖讓與七廟同儀禮畢撤會而罷今廟殿虧漏門牆傾毀簋簞故

敗行禮有闕臣備職司目所親觀若曰七廟惟新明堂初制配饗之儀備于京邑者便應罷壞輟其常祭如曰功高特立宜應新其靈宇敢陳所見伏請恩裁

魏書禮志一太和十九年六月相州刺史高閭表言

對詔議禘禘

禘祭圓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祫之祭與王義同與鄭義同者曰為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稱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稱禘自既灌事侶據

通典作論語稱禘自既灌曰往

爾雅稱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斯皆

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唯夏殷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

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

通典此下有改殷之禘四字

取其禘名于宗廟

因先有祫遂生兩名

通典此下有其宗廟禘祫之祭七字

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祭之

故言禘祫總謂再殷祭明不異也禘祫一名也其禘祫止于一時

止于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黷一歲而三禘愚曰為過數

魏書禮志一太

和十三年詔議禘祫禘中書監高閭儀曹令李詔中書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對稱云云又見通典五十作中書監高閭又言云云

### 六宗議

書稱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祀禮無明文名位壇兆歷代所疑漢魏及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間或稱易之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十有一家自晉已來逮于聖世已爲論者雖多皆有所闕莫能詳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爲一位而祭之比敕臣等評議取衷附之祀典臣等承旨披究往說各有其理較而論之長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或差舛眾疑則從多今惑則仍古請依先別處六宗之兆總爲一祀而祭之

魏書禮志一

### 五德議

帝王之作百代可知運代相承書傳可驗雖祚命有長短德政有優劣至于受終嚴祖殷薦上帝其致一也故敢述其前載舉其大



略臣聞居尊據極允應明命者莫不曰中原爲正統神州爲帝宅苟位當名全化迹流洽則不專曰世數爲與奪善惡爲是非故堯舜禪揖一身異尚魏晉相代少紀運殊桀紂至虐不廢承祚之敘厲惠至昏不闕周晉之錄計五德之論始自漢劉一時之議三家致別故張蒼曰漢爲水德賈誼公孫臣曰漢爲土德劉向曰漢爲火德曰爲水德者正曰嘗有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矣曰爲土德者則曰亡秦繼祚相卽爲次不推順逆之異也曰爲火德者懸證赤帝斬蛇之符棄秦之暴越惡承善不曰世次爲正也故曰承周爲火德自茲厥後乃曰爲常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爲土德晉承魏土生金故晉爲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爲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燕爲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爲火德秦之未滅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旣亡大魏稱制立朔故平文之廟始稱太祖曰明受命之證如周在岐之陽若繼晉晉亡已久若棄秦則中原

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爲明驗故曰魏承秦魏爲土德又五  
緯表驗黃星曜彩攷氏定實合德軒轅承土祖未事爲著矣又秦  
趙及燕雖非明聖各正號赤縣統有中土郊天祭地肆類咸秩明  
刑制禮不失舊章奄岱踰河境被淮漢非若齷齪邊方僭擬之屬  
遠如孫權劉備近若劉裕道成事繫蠻夷非關中夏伏惟聖明德  
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統厯功侔百王光格同于唐虞享祚流于  
周漢正位中境奄有萬方今若并棄三家遠承晉氏則蔑中原正  
次之實存之無損于此而有成于彼廢之無益于今而有傷于事  
臣愚曰爲宜從尚黃定爲土德又前代之君明賢之史皆因其可  
褒褒之可貶貶之今議者偏據可絕之義而不錄可全之禮所論  
事大垂之萬葉宜竝集中祕羣儒人人別議擇其所長于理爲悉

魏書禮志一太和十四年  
八月中書監高閎議曰爲

既葬卽吉議

大六百一十六  
小三十九

君不除服于上臣則釋服于下從服之義有違爲臣之道衰麻朝

政吉凶事雜

通典八十大和十四年

至德頌

并表

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齷齷順常者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憲章萬祀垂範百王歷葉所召挹其遺風後君所召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暘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覆斃西摧三危之酋東引肅慎之貢荒遐款塞九有宅心于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奧尚鼎湖之奇風崇巢由之高潔疇咨熙載亮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高範爰萃于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于今日昔唐虞禪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召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頌一篇其詞曰

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祐仰察璿璣俯鑒后土雍

容端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仍誕明哲爰暨  
 三季下陵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皇反正乃眷有  
 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革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  
 克廣聖度玄化外暘惠鑒內悟遺此崇高挹彼沖素道映當今慶  
 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誦熙周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晨暉  
 疊旦六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曰仁敦之曰  
 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西徂東無思不服禎候竝應福祿來格  
 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鳥呈皓醴泉流液黃龍蜿蜿遊鱗奕奕沖  
 訓既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灼典刑勝殘豈遠朞月有成翹翹  
 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滄  
 澤被服冠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曰寫意功由頌宣吉甫作歌  
 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絃

魏書高閭傳  
顯祖傳位閭

上表

頌  
魏書高閭傳  
顯祖傳位閭

大五百七十五  
 小三十四

鹿苑頌

北伐碑 魏書高閭傳高允舉曰自代遂為顯祖所知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

濟陰太守魏悅頌德碑

祖母房年在弱笄躋貞守志秉恭姜之操著自毀之誠頌曰

爰及處士邁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誕

茲令脩幽感乃昭 魏書鉅鹿魏溥妻房氏傳



全後魏文卷三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韓麒麟

麒麟昌黎棘城人初為景穆太子東曹主書文成即位賜爵魯

陽男北史作漁陽男加伏波將軍參慕容白曜征南軍事進冠軍將軍

冀州刺史孝文時拜給事黃門侍郎除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假

魏昌侯太和十二年卒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諡曰康

推用新附表

齊士自屬偽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皇威開被并職

從省守宰闕任不聽土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朝宦州郡局任甚

少沈塞者多願言冠冕輕為去就愚謂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

置吏員廣延賢喆則華族蒙榮良才獲敘懷德安土庶或在茲魏書

韓麒麟傳

陳時務表

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曰勵百姓  
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  
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  
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于今者  
動呂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  
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  
昧且憂勤思恤民敝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昃不暇食蔑呂爲喻  
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爲明制長吏不恤其  
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  
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袷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  
農夫餽糟糠蠶婦乏裋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于府  
庫寶貨盈于市里衣食匱于室麗服溢于路飢寒之本實在于斯



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勸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于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于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于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

魏書韓麒麟傳

韓顯宗

顯宗字茂親麒麟次子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尋兼中書侍郎本州中正遷右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尋忤旨召白衣守職太和二十三年卒景明初追贈章武男有馮氏燕志十卷孝友傳十卷集十卷

上書陳時務

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已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閒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爲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爵浹高年賚周鰥寡雖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泥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爲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厲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駕早還北京已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已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已時就遷者僉爾如歸

其二曰自古聖帝必已儉約爲美亂主必已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于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已

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  
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棐之範則天下幸  
甚矣

其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  
金之子猶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于闔闔之內  
者豈曰爲儀容而已蓋曰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蹶之或  
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曰悚息伏願陛下少  
垂省察

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虔萬幾晷昃  
而食夜分而寢加曰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  
叡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曰嗇神養性頤無疆之祚莊周有言  
形有待而智無涯曰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  
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唯冕旒垂纊而天下治矣

魏書韓麒麟附

傳既定遷都  
顯宗上書

上言時務

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

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

門望通典作門地下皆傲此御覽亦作門地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已敘

士人何假冒通典御覽竝作置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

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通典御覽作奇才雖屠釣

奴虜之賤聖皇不恥已為臣苟非其才通典御覽作其人雖三后之肩自

墜于阜隸矣是已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已致雍熙

議者或云今世等通典無等字無奇才不若取士于門此御覽作門地亦失

矣豈可已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

者即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魏書韓麒麟附傳又見通典十六御覽六百二十八

夫帝皇所已居尊已御下者威也兆庶所已徙惡已從善者法也

大五百二十九  
小八十一

是曰有國有家必曰刑法爲治生民之命于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曰肅自太和曰來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于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曰深酷爲無私曰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曰千百和氣不至蓋由于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敕示百寮曰惠元元之命

昔周王爲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曰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于斯爲盛豈若周漢出于不得已哉案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棗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

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曰光  
萬葉

伏見洛京之制居民已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  
而夕悴則衣冠淪于廝豎之邑臧獲騰于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  
至于斯古之聖王必使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  
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  
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  
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  
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叟  
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  
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  
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豕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  
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已士人同處則禮教易

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曰  
爲升降何其密也至于開伎作宦途得與膏粱華望接開連蕢何  
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  
地分別伎作在于一言有何爲疑而闕盛美  
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曰招誘邊民故僞置中  
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眾疑惑書記錯  
亂區宇非所曰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曰爲可依地理舊  
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曰戶少并省今  
人口既多亦不可復舊君人者曰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  
庫儲貯曰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于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  
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此曰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  
祿不輕土木被錦綺童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加動曰千計若分  
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愚謂事有可

賞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已勸爲善不可已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

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無令繕其捕博之

具已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譴囂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

如此之類一宜禁止

魏書韓麒麟附傳北史四十一

韓子熙

子熙字元雍顯宗兄子爲清河王懌常侍遷郎中令孝昌初爲

中書舍人加監朔將軍歷著作郎兼司州別駕轉輔國將軍鴻

臚少卿建義初爲黃門永安中加征虜將軍免尋兼尚書吏部

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尋正吏部郎

孝武初領著作郎封歷城縣子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初

爲侍讀國子祭酒除驃騎將軍元象中加衛大將軍與和中卒

武定初贈幽州刺史



伏闕上書理清河王懌

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已奉公竭心  
膺已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冲幼負辰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  
小子性若青蠅汙白點黑讒佞是務已元又皇姨之壻權勢攸歸  
遂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圖謀坐生睂眼誣告國王枉已大逆賴  
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漬自消玉質還潔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  
已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爲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  
與又爲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已權在寵家塵謗紛雜恭  
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闔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  
吏部諮稟劉騰奏其弟官郡戍兼補及經內呈爲王駁退騰由此  
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闕一梯字胡定誣王行毒  
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諮是  
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爲王致死王之忠誠款篤節義

純貞非但蘊藏胸襟實乃形于文翰搜括史傳撰顯忠錄區日十  
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于萬代豈可爲逆亂于一朝乞追遺志  
足明丹款又籍寵姻戚恃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皁白擅廢太后  
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于又名藩重地皆  
其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  
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爲國巨患奚康生國之猛將盡忠  
棄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稱數緣此普天喪氣而地憤傷致使  
朔隴猖狂歷歲爲亂荆徐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關東鼎  
沸今元叉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  
爲甚開逆之始起自宋維成禍之未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姦黨迭  
相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抑爲聖朝懷慚  
負愧曰臣赤心悽悽之見宜臬諸兩觀洿其舍廬騰合斲棺斬骸  
沈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亞三

事委曰樞端加謂虎也更傳其翼朝野切齒遐邇扼腕蔓草難除  
去之宜盡臣煙觀曠代緬追振古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又猜忍  
更居衡要臣甲宵九歎竊曰寒心實願宸鑒早爲之所臣等潛伏  
閭閻于茲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  
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睿聖親覽萬幾太  
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冤毒魏書韓麒麟附傳  
與惲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傳  
靈剛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

清河國臣爲君母服議

謹案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妻傳曰何曰大功先君  
餘尊之所厭不敢過大功也夫曰一國之貴子猶見厭况四海之  
尊固無申理頃國王遭太妃憂議者援引斯條降王之服尋究義  
例頗有一途但公之庶昆弟或爲士或爲大夫士之卑賤不得仰  
匹親王正曰餘厭共同可曰奪情相擬然士非列士無臣從服今

王有臣復不得一準諸士矣議者仍令國臣從服曰朞器昧所見未曉高趣案不杖章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傳所曰深釋父卒爲祖服斬者蓋恐君爲祖朞臣亦同朞也明臣之後朞由君服斬若由君服斬然後朞則君服大功安得亦朞也若依公之庶昆弟不云有臣從朞若依爲君之父母則出應申三年此之二章殊不相干引彼則須去此引此則須去彼終不得兩服功朞渾雜一圖也議者見餘尊之厭不得過大功則令王依庶昆弟見不杖章有爲君之父母便令臣從服曰朞此乃據殘文守一隅恐非先聖之情達禮之喪矣且從服之體自有倫貫雖秩微闈寺位卑室老未有君服細經裁踰三時臣著疏衰獨涉兩歲案禮天子諸侯之大臣唯服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其餘不服也唯近臣闈寺隨君而服耳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服無所不從而降一等此三條是

從服之通旨較然之明例雖近臣之賤不過隨君之服未有君輕而臣服重者也議者云禮有從輕而重臣之從君義包于此愚謂服問所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直是禮記之異獨此一條耳何已知其然案服問經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而大傳云從服有六其六曰有從輕而重注曰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若從輕而重不獨公子之妻者則鄭君宜更見流輩廣論所及不應還用服問之文曰釋大傳之義明從輕而重唯公子之妻臣之從君不得包于此矣若復有君爲母大功臣從服朞當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爲母大功臣從服朞何爲不備書兩條曰杜將來之惑而偏著一事彌結今日之疑且臣爲君母乃是徒從徒從之體君亡則已妻爲皇姑旣非徒從雖公子早沒可得制服乎爲君之父母妻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蓋曰恩輕不能追服假令妻在遠方姑沒遙域過朞而後聞喪復可不

稅服乎若姑亡必不關公子有否聞喪則稅不計日月遠近者則與臣之從君聊自不同矣又案臣服君黨不過五人悉是三年其餘不服妻服夫黨可直五人乎朞功已降可得無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愚謂臣有合離三諫待決妻無去就一醮終身親義既有參差喪服固宜不等故見厭之婦可得申其本服君屈大功不可過從已朞所已從麻而齊專屬公子之妻隨輕而重何關從服之臣尋理求途儻或在此必已臣妻相準未觀其津也子熙誠不能遠探墳籍曲論長智請已情理校其得失君遭母憂巨創之痛臣之爲服從君之義如何君至九月便蕭然而卽吉臣猶朞年仍衰哭于君第創巨而反輕從義而反重緣之人情豈曰是哉侍中崔光學洞今古達禮之宗頃探幽立義申三年之服雖經典無文前儒未辨然推例求旨理亦難奪若臣服從朞宜依侍中之論脫君仍九月不得如議者之談耳嬴氏焚坑

禮經殘缺故今追訪靡據臨事多惑愚謂律無正條須準仿曰定罪禮缺舊文定準類曰作憲禮有朞同總功而服如齊疏者蓋曰在心實輕于義乃重故也今欲一依喪服不可從君九月而服周年如欲降一等兄弟之服不可曰服君母詳諸二途曰取折衷謂宜麻布可如齊衰除限則同小功所曰然者重其衰麻尊君母蹙其日月隨君降如此衰麻猶重不奪君母之嚴日月隨降可塞從輕之責矣

魏書禮志四延昌三年清河王懌所生母羅太妃薨表求申齊衰三年詔禮官博議侍中崔光議君厭降大功

國臣服朞博士封偉伯等議曰爲國臣宜小功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議云云

臣服乎若始亡必不謂公子有否問喪期不計日月連延於  
 與臣之從君葬自不同矣又案臣服君黨不違五人悉是三年  
 不不服妻服夫黨可直五人平其功再降可徇無期乎臣妻事  
 然胡越尚欲引之恐非通例也願請復有合禮三請名以妻  
 去就一經終身禮義既有參差喪服固宜不等級見服之婦可  
 宜小也齊書陶淵中令韓于熙類云云自從麻而齊專屬公子  
 陶亞照長制士仲幹由善日為四五  
 禮也責矣朱中齊志四城昌三年齊志王對祖聖畢大城事  
 其日且訓晉制賦北齊麻離重不奪昏母之繼日且訓制口  
 宜麻帝節做齊齊制則順同小也也日然皆重其齊麻離昏母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公心實辨于差代重效出令然一外喪服不可分否凡而照司  
 非甄趙書文或華賤日并憲甄育其同縣也而照此齊齊舊日  
 全後魏文卷三十一終

大一百七十六  
 小八十二



全後魏文卷三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程駿

駿字麟駒本廣平人世居涼州沮渠茂虔擢爲東宮侍講太延  
中涼州平遷于京師文成卽位拜著作佐郎遷著作郎爲任城  
王雲郎中令延興末假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承  
明中拜祕書令太和九年卒年七十二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  
曲安侯諡曰憲

神主祔廟執事官不必賜爵表

臣聞名器爲帝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呂漢祖有約非功不  
侯必當屬有命于大君之辰展心力于戰謀之日然後可呂應茅  
土之錫未見預事于宗廟而獲賞于疆土徒見晉鄭之后呂夾輔  
爲至勳吳鄧之儔呂征伐爲重績周漢旣無文于遠代魏晉亦靡

記于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高三五之規思隆百王之軌

罰頗減古賞實增昔時因神主改祔清廟致肅而授羣司呂九品

之命顯執事已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當時恩澤

豈足為長世之範乎乖眾之愆伏待罪譴

魏書程駿傳顯祖崩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

官例皆賜爵今宜依舊駿獨呂為不可表

請停兵招諭淮南表

春秋有云見有禮于其君者若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于其君者

若鷹鷂之逐鳥雀所已勸誠將來垂範萬代昔陳恆弑君宣尼請

討雖欲宴逸其得已乎今廟算天回七州雲動將水蕩鯨鯢陸埽

凶逆然戰貴不陳兵家所美宜先遣劉昶招諭淮南若應聲響悅

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濟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懸苟江

南之輕薄背劉氏之恩義則曲在彼矣何負神明哉宜義檄江南

振旅回旆亦足已示救患之大仁揚義風于四海且攻難守易則

大五百一十七

小四十四

力懸百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今天下雖謐方外猶虞拾黃  
僥倖于西南狂虜伺釁于漠北脫攻不稱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  
解則憂慮逾深夫爲社稷之計者莫不先于守本臣愚已爲觀兵  
江濟振曜皇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  
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吳寇異圖吳寇異  
圖則禍釁出然後觀釁而動則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  
所謂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算神規彌綸百勝之外應  
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頽虞淵昏耄將及雖思憂國終無云

補魏書程  
駿傳

慶國頌 并表

臣聞詩之作也蓋已言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  
焉上可已頌美聖德下可已申厚風化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已  
誠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已垂沒之年得逢盛明之運雖復昏耄

將及猶慕廉頗彊飯之風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侔日月則天與唐風斯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已狂妖懷逆無隱謀之地冥靈潛翦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幽贊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踴謹竭老鈍之思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頌曰

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祐疊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聖敬日新汪汪叡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教與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遊田省方問苦訪政高年咸秩百靈柴望山川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之盛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欣春柔大哉肆眚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邕邕億兆戶詠來蘇忽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羿浞爲亂祖龍千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祀百靈潛翦姦不遑起姦不遑起罪人得情

憲章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春生除棄周漢遐軌犧庭周  
漢奚棄忿彼苛刻犧庭曷軌希仁尙德徽音一振聲教四塞豈惟  
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已調谷風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  
穎深盛熙苗鰥貧巷詠寡婦室謠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迺秀  
英昭雅篇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唯雨施神徵豐年豐年盛矣化  
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躍欣詠時邕誰云易遇曠齡  
一逢上天無親唯德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差之毫釐千里之  
倍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連兵踰年歷時  
鹿車而運廟算失思有司不惠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  
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眾盈川民之從令實賴衣食農桑  
失本誰耕誰織饑寒切身易子而食靜言念之實懷歎息昔聞典  
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遺芳載臭咨臣昏老偏蒙恩祐忽忘狂瞽

敢獻愚陋

魏書程駿傳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駿表

得一頌

魏書程駿傳駿又奏得一頌始于固業終于無為十篇

遺令

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為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籩箒頗亦矯厲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斂日時服明器

從古

魏書程駿傳北史四十一

常爽

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居涼州太武西征歸款拜宣威將軍

六經略注序

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曰陶鑄神情啟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曰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曰全高尚之節蓋所

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  
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  
莊敬而不煩者教深于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于樂也溫  
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于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于書也  
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于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于春  
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  
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  
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  
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  
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

魏書常爽傳爽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云云

常景

景字永昌爽孫孝文時為律博士歷門下錄事太常博士宣武

時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兼太子屯騎校尉出為元菴

安西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孝明即位召拜謁者僕射  
 加監遠將軍兼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  
 散大夫進號冠軍將軍又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兼給事黃門  
 侍郎除左將軍散騎常侍兼尚書持節徐州刺史進號平北將  
 軍幽州行臺授光祿大夫陷入杜洛周洛周敗陷入葛榮榮敗  
 還朝永安中除中軍將軍黃門侍郎賜爵高陽子普泰初除車  
 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封濮陽縣子遷鄴後除儀同三司  
 武定六年致仕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

家令為公主無服議  
 喪紀之本實稱物曰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曰制禮雖理關盛衰  
 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之為君所曰  
 資敬而崇重為君母妻所曰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為君  
 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

大五百九十一  
 小二十七



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趣奉

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

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為臣之禮原夫公主之貴所曰立家令者蓋

曰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

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

令不得為純臣公主不可為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為君男子之為

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又等曰公

主為之君曰家令為之臣制服曰斬乖謬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羈

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求之名實

理未為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采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

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

成文即之愚見謂不應服

魏書常景傳高肇尚平陽公主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景執議朝廷

從之

中書監高允遺德頌

司馬相如讚

長卿有豔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  
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

王褒讚

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絕俗白鵠信驚羣才世苟不合  
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雞命徒獻金馬文

嚴君平讚

嚴公體沈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著演妙說才屈羅仲口  
位結李強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澈

揚雄讚

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  
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

並魏書  
常景傳

圖古像讚述

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有朝隱大夫監  
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  
遜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  
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浚川渟誰其戴之不公不畏誰其  
踐之不陷不墮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  
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博之弗得聆之無聞故  
有戒于顯而急于微好爵是冒聲奢是基身陷于祿利言溺于是  
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逾迫正立而邪  
愈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凋故悔多于地厚禍甚于  
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  
車覆而後改躅改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  
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之度邈于無階之天

勢位之危深于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于已成懼愆于未敗雖盈而戒沖通而慮滯已知命爲遐齡已樂天爲大惠已戢智而從時已懷愚而遊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溲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誦于羣小無毀無譽而貽信于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天壤相倣囂競無侵優遊獨逝夫如是故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頤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而惑者見居高可已持勢欲乘高已據榮見直道可已修己欲專道已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宜慮危然後安可固豈遐道之所全是已君子監恃道不可已流聲故去聲而懷道監專道不可已守勢故去勢已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實儉凋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僑侈自親情與道絕事與勢鄰方欲役思已持勢乘

勢曰求津故利欲誘其情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明曰之變禍  
難構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縻爵帝局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  
庭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脩正  
之術已生福祿交蹇于人事屯難頓萃于時情忠介剖心于白日  
耿節沈骨于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  
在遜順而已哉嗚呼監之嗚呼監之

魏書常  
景傳

洛橋銘

浩浩大川泱泱清洛道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亳近  
達河宗遠朝海若兆惟洛食實曰土中上映張柳下據河嵩寒暑  
攸叶日月載融帝世光宅函夏同風前臨少室卻負太行制巖東  
邑峭峘西疆四嶮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亡詳觀古昔  
列見巨墳乃禪乃革或質或文周餘九裂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  
景彫曠天地發輝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無競魏籙仰天玄符

握鏡璽運會昌龍圖受命乃睠書軌永懷保定敷茲景迹流美洪  
模襲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勒洛汭敢告中區

洛陽伽藍記

護軍將軍高顯碑銘

李敞

敞真君中爲中書侍郎

告祭石廟祝文

天子燾謹遣敞等用駿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靈自啟闢  
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惟祖惟父光宅中  
原克翦凶醜拓定四邊沖人纂業德聲弗彰豈謂幽遐稽首來王  
具知舊廟弗毀弗亡悠悠之懷希仰餘光王業之興起自皇祖綿  
綿瓜瓞時惟多祐敢曰丕功配饗于天子子孫孫福祿永延

魏書禮志

一魏先居幽鑿石爲祖宗之廟于烏洛侯國西北真君中烏洛侯  
國遣使朝獻云石廟如故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已

大五百零四

小六十四

大四百八十六

皇祖先妣  
配祝云云

李敷

敷字景文趙郡平棘人安西將軍順子太武時選入中書教學  
給事東宮又為中散文成即位遷祕書下大夫加前軍將軍賜  
爵平棘子後兼錄前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襲爵高  
平公皇興四年坐弟奕誅

奏雷程駿為著作郎

夫君之使臣必須終效駿實史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十室可有

請雷之敷載呂成前籍後授方伯愚呂為允

魏書程駿傳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

敷奏從之

李安世

安世敷從祖弟興安中為中書學生天安初拜中散遷主客令  
孝文時遷主客給事中出為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

呂病免

上孝明帝疏請均田

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政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  
久田萊之數制之呂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  
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呂恤彼貧微抑茲貪欲  
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于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  
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旣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  
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肆其侵陵遠認魏晉之家近  
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  
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  
不開柔桑枯而不采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  
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  
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



澤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于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  
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于覬覦守分之士  
永免于陵奪矣

魏書李孝伯附  
傳又見通典一

李豹子

豹子安世從弟

上孝明帝書乞襲爵

竊惟庸勳賞勞有國恆典興滅繼絕哲后所先是已積德累忠春  
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叡  
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陵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  
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冥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幄繼繼侍  
從廟算嘉謀每蒙顧采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  
孝伯足已治天下何用多爲其見委遇乃至如此是用寵已元凱  
爵已公侯詔冊曰江陽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勳焉出內

勤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高宗  
冲年纂運未及追敘臣行外百靈先臣棄世微績未甄誠志長奪  
搢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  
情崩圯先臣榮寵前朝勳書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堙墜準古量今  
實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竝曰勳重先朝  
世絕繼祀或曰傍親或聽弟襲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況先  
臣在蒙委任運籌幃帟勳著于中聲傳于外事等功均今古無易  
是曰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荀郭今數族追賞于先  
朝之世先臣絕封于聖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  
爰發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  
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  
曰獎勸來今垂範萬古且劉氏僞書翻流上國尋其訕謫百無一  
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于張暘傳中略敘先臣對問

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于時沒  
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微衰構重起于一朝先臣  
潛魂結草于千載矣

魏書李孝伯傳孝伯封宣城公子安民襲爵  
壽光侯無子爵除正光三年安民弟豹子上

書云云卒  
不得襲

爲高陽王雍友正主簿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  
盧遠將軍左丞仍爲別將軍進中書侍郎除鎮遠將軍  
史坐辭不赴任免官連義初于河陰遇害贈鎮東將軍尚書右  
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僕同三司  
冀州刺史

上言宜禁絕尸爲沙門

服日敘世法導將來諍用既殊國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于不  
孝不孝之大無過于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絕祀  
之傳而建其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世絕繼祀或曰銜親或聽弟襲皆傳何由之功垂不世之賞況先  
 曰在蒙委任運籌帷幄勳著于中贊傳于外事等功均今古無易  
 是曰漢英信布救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苟郭今數族追賞于先  
 朝之世先臣繼封于聖明之時曠流願俗存白木根竊見正始中

全後魏文卷三十二終

大七十七  
小五十二

全後魏文卷三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李瑒

瑒字琚羅安世子延昌末爲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尋  
爲高陽王雍友正主簿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歷蕭寶統軍假  
寧遠將軍左丞仍爲別將軍進中書侍郎除鎮遠將軍岐州刺  
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于河陰遇害贈鎮東將軍尚書右  
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冀州刺史

上言宜禁絕尸爲沙門

禮呂敎世法導將來跡用旣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于不  
孝不孝之大無過于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輕縱背  
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

裁之曰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為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眾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魏書李孝伯附傳于時民多絕戶而為沙門

白理

魏書李孝伯附傳于時民多絕戶而為沙門

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為訾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敘三皇五帝皆號為鬼天地曰神祇

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曰明者為堂堂幽者為鬼教佛非天非

地本出于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為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曰佛道為教者正可未達眾妙之門耳

魏書李孝伯附傳場上言絕戶不聽為沙門沙

門都統僧暹等忿場鬼教之言以場為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場自理云云罰場金一兩

駁司州斷李憐生事

案法例律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無成人子孫苟無暮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畱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檢上請之言非應府州所決毒殺人者斬妻子流計其所犯實重餘憲準之情律所虧不淺且憐既懷酖毒之心謂不可參鄰人任計其母在猶宜闔門投畀況今死也引呂三年之禮乎且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處斬流其妻子實足

誠彼氓庶肅是刑章

魏書刑罰志河東郡民李憐生行毒藥案呂死坐母喪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司徒參

軍許珍謂州判為允主簿李

李謐

謐字永和場弟師事孔璠復為璠師州舉秀才公府辟皆不就

延昌四年卒謚貞靜處士

神士賦

歌曰周孔重儒教老莊貴無爲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  
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爲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

若斯魏書逸士  
李謚傳

### 明堂制度論

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于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于周孔  
之遺訓然後可曰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  
使正之是曰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  
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  
掎摭就合其象可得而圖其所曰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虛器  
耳况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合各處其辰愚曰爲尊祖配天  
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曰崇嚴父之祀其餘  
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曰羣儒舛互竝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  
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



于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于情未可喻其所曰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曰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于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于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願賢于仲尼矣曰斯觀之裴氏之子曰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曰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曰禮傳攷之曰訓注博采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曰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眾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曰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曰爲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旣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攷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

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  
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采掇二家參之月令曰爲明堂五  
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  
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  
之左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  
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  
施用旣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曰見鄙意案  
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于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  
于盛德攷之施用則事著于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旣同  
夏殷又符周秦雖乖眾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曰  
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  
曰几堂上度曰筵余謂記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脩廣何者當  
曰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曰告月朔布時令宗

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旣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介棄而不顧乃反文之曰美說飾之曰巧辭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旣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于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于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曰明其制同也

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于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于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斂婦人髻帶麻于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于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于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今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雖使班倭搆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曰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曰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

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已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窗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窗窗戶之閒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華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旣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眾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閒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于戶牖之閒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風也已八尺扆置二尺之閒此之亘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已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閒哉其不然二也又復已世代驗之卽虞夏尚樸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反更

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曰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于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曰几堂上度曰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曰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曰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于戶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倘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曰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

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間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于當時卽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眾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占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恆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謂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

魏書曰逸士李謚傳

李憲

憲字仲軌敷弟子太和初襲父式爵濮陽侯又降爲伯拜祕書中散遷散騎侍郎拜趙郡太守轉授驍騎將軍尚書左丞尋兼吏部郎中遷長史兼司徒左長史定州大中正尋遷河南尹永平中出爲左將軍兗州刺史坐事除名正光中拜光祿大夫復

本爵濮陽伯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加撫軍將軍孝昌初假鎮東將軍徐州都督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爲梁武帝所執尋遣歸付廷尉賜死永熙中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諡曰文靜

表言周伏興夢狀

門下督周伏興去七月患假還家至十一日夜夢渡淝水行至草堂寺南遙見七人一人乘馬著朱衣籠冠六人從後興路左而立至便再拜問興何人興對曰李公門下督暫使硤石其人語興君可回我是孝文皇帝中書舍人遣語李憲勿憂賊堰此月破矣興行兩步錄姓字令興速白興寤曉遂還城具言夢狀

魏書靈徵志下孝昌

李騫

騫字希義憲子正光中國子學生後爲大將軍府法曹參軍太

大五百二十七  
小三十



宰府主簿轉中散大夫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進散騎  
常侍殷州大中正鎮南將軍尚書左丞免後復兼太府少卿除  
征南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卒于晉陽贈太常殷州刺史齊受禪  
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文惠

釋情賦

并序

單闕之年無射之月余承乏攝官直于本省對九重之清切望八  
襲之崢嶸感代序已長懷觀爽氣而軫慮籠樊之念既多寥廓之  
想彌切含毫有思斐然成賦猶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也廁鄭  
璞于周寶編魚目于隋珠未敢自同作者蓋亦各言爾志云  
荷峻極之層構導積石之洪流有馬形而謨舜亦龍德而史周爰  
相趙之鴻烈逮藩魏之優遊爲衢樽于上葉號木鐸于前修若象  
龍之不隕侶窮桑之世濟故抱玉而懷珠且滋蘭而樹蕙或舟楫  
已匡時或棲遲已卒歲尚無忝于先人諒貽厥于來裔書金冊已

葳蕤布銀繩而昭晰清風忽其緬邈啟皇祖于庚寅逢軒教之方  
洽遇周命之維新譬龍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若勝庭之五傑  
侶不速之三人協嗜欲于將至豈物色而方臻荷天寵已來儀步  
康衢而騁力如乾元之利貞若坤四之方直內弼諧于本朝外闢  
土于殊域乘紫氛已厲羽負青天而鼓翼既公侯之必復亦慶緒  
之所融績並樹于八凱道俱升于二宮遂遵流已至海且因岳而  
爲嵩同羽儀于班氏均載德于楊公何日月之逾邁引寒暑而相  
終委晉會于弱齒遺堂構于微躬嗟蒙昧之無取故告舍而不及  
已濩落而少成又擁腫而無立愧精堅于百鍊慙忠信于十邑非  
珪璋之特達詎芳菲之易襲未砥礪已自進寧琢磨而成章乖宋  
子之萬字異應生之五行不請觀于石室豈借書于晉皇求班莊  
而不遂况蔡文之可望參四科其未獲入三選而誰許本無聲于  
梁魏故未聞于陳汝居玉石已多迷宅顯晦而乖所既無懷于四

至安有情于再舉雖衣冠之未胄而世祿之緒餘等渤澥之乘雁  
類九罭之逃魚處江淮而不變對朝市而閒居空闔門曰靖軌非  
論道而脩書少賓客于季彥謝朋交于太初在正光之御麻實明  
皇之拱己曾問政于上學著爲君而我齒叫閭人曰望予遂陟降  
于庭止同崔駟之謁帝若謝兼之來仕逮孝莊之入統乃道喪而  
時昏水羣飛于溟海火載燎于中原延膠船而越水若朽索而乘  
奔玉羊失而無御金雞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難橫流且其云始  
旣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碁峙睇三剛之日柰見四維之不理顧  
茂草曰傷懷視匪車而思起雖風雨之如晦亮膠喈而不已自牽  
役于宰朝實有懷于胥恥在下僚而栖屑願奮迅于泥滓睠故鄉  
曰臨睨悵有動于思歸越來流曰鼓枻溯北風而結駢入成都之  
舊宅反觀津之故扉乃曲肱而不悶信抱甕而無機且耕而食且  
蠶而衣恆一日曰自省亦三月而無違遊仁義之肴覈采墳素之

精微誠因閑而養拙亦有樂于嘉肥及句芒御節姑洗之首散遲  
遲于麗日發依依于弱柳鳥閒關呂呼庭花芬披而落牖聽乃越  
于笙簧望有踰于新婦襲成服呂逍遙願良辰而聊厚乃席壠而  
踞石遂嘯儔而命偶同浴沂之五六侶禊洛之八九或促膝呂持  
肩或援笙而鼓缶賓奉萬年之觴主報千金之壽各笑語而卒獲  
傳禮儀于不朽斯蓋先民之所樂而余心之所守也至于少昊爲  
帝庚辛處躔視墟里之蕭蕭過寒夜之綿綿積霜靄于近援起沈  
寥于遠天思多端呂類長若臨水而登山幸出遊之或寫冀觀濤  
之可蠲遂杖策緩步或漁或田弋鳧鴈于清溪釣魴鯉于深泉張  
廣幕布長筵酌濁酒割芳鮮起白雪于促柱奉綠水于危絃賦湛  
露而不已歌驪駒而未旋跌蕩世俗之外疏散造化之間人生行  
樂聊用永年悟柱下之稱工聞首陽之爲拙既有惜于苾懸且自  
悲于井渫訪鄭詹之格言求季主之高說去衡門呂策駟望象魏

而投轍服毳衣已從務乘大車而就列比汗海而無紀喻江河而  
有缺睠重地而懼深念索米而慙結運有折于玉斗時忽亡于金  
鏡始蒙塵已播蕩卒流莩而居鄭彼上天之降鑒實下民之請命  
因艱難已隆基據殷憂而啟聖調南風已負辰居北辰而爲政創  
彝倫于九疇班平章于百姓喻繩契已論蹤援成昭而比盛酌徒  
鎬之故典究遷亳之遺令奄四海已爲家開七百而增慶覩禮樂  
之方隆信光華之始映百揆鬱已時序四門穆其惟清如得人于  
漢世比多士于周庭有一匡已作相或十亂而爲楨各秉文而經  
武故天平而地成伊余身之忝穢得再入于承明執綸言之猶紉  
戴會弁之如星非巡潰已觀井信夕惕而懷驚承周任之有言攬  
老子之知足奉烟誠已周旋抱微猷而與屬每有偃于唯塵恆興  
言于寵辱思散髮已抽簪願全貞而守樸睠疏傅已徘徊望申公  
而躑躅冀鄙志之獲展庶微願之逢時歌致命而可卜詠歸田而

有期揖帝城，呂高逝與人事而長辭擊壤而頌結草而嬉。援巢父  
呂戲穎，追許子而升箕，供暮餐于沆瀣，給朝餽于瓊芝。同糟醪而  
無別混，名實而不治。放言肆慾，無慮無思。何鶴鷓之可賦，鴻鵠之  
為詩哉。

魏書李  
順附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三十三終

大四百二十一  
小一十六

全後魏文卷三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昶

昶字休道彭城人宋文帝第九子元嘉二十二年封義陽王歷  
輔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元凶弒立加散騎常侍孝武  
卽位遷太常出爲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孝建初進東揚州刺史  
夫明初徵爲祕書監領驍騎將軍遷中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  
郡太守又出爲前將軍江州刺史徵爲護軍將軍轉中書令中  
軍將軍加太常前廢帝卽位出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懼誅已  
魏和平六年來奔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皇興  
中拜外都大官太和初轉內都大官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  
進中書監五等建封齊郡開國公加號宋王除使持節都督吳  
越楚彭城諸軍事鎮彭城二十一年卒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

刺史備九錫諡曰明

案魏書劉昶傳云前後表啟皆其自製

上宋前廢帝表請葬竟陵王誕

竊聞淮南中霧眷求遺緒楚英流殛愛存丘墓並難結兩臣義開

二主法雖事斷禮或情申伏見故賊劉誕稱戎犯節自詒逆命膏

斧嬰戮在憲已彰但尋屬忝皇枝位叨列辟一已罪終魂骸莫赦

生均宗籍死同匹豎旅窆委雜封樹不脩今歲月愈邁愆流釁往

踐境興懷感事傷目陛下繼明升運咸與惟新大德方臨哀矜莫

及夫樂布哭市義犯雷霆田叔鉗赭志于夷戮況在天倫何獨無

感伏願稽若前準降申丹志乞薄改編耐微表窆窆則朽骨知榮

窮泉識荷臨紙哽慟辭不自宣

宋書竟陵王誕傳前廢帝即位義陽王相為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道

經廣陵上表詔曰庶人禮葬并置守衛

乞停更與宋主書表

臣殖根南偽託體不殊秉旄作牧職班台位天厭子業夷戮同體

大五百零八

小六十八



背本歸朝事捨簪笏臣弟或廢姪自立彰于遐邇孔懷之義難奪

為臣之典靡經棠棣之詠可脩越敬之事未允臣若改書事為二

敬猶脩往文彼所不納伏望聖慈停臣今答魏書劉昶傳皇興中顯祖詔昶與或書或

不荅責昶曰外臣之禮尋敕昶更與或書昶表云云朝廷從之

求邊戍啟

臣本國不造私有虐政不能廢昏立德扶定傾危萬里奔波投蔭

皇闕仰賴天慈已存首領然大恥未雪痛愧纏心屬逢陛下釐校

之始願垂曲恩處臣邊戍招集遺人已雪私恥雖死之日猶若生

年魏書劉昶傳

王叡

叡字洛誠太原晉陽人居姑臧興安初擢為太僕中散遷太卜

令領太史承明初文明太后臨朝超遷給事中散騎常侍侍中

吏部尚書封太原公太和中遷尚書令進封中山王加鎮東大將

軍卒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諡曰宣王  
 疾篤上疏  
 臣聞忠于事君者節義著于臨終  
 孝于奉親者涓誠表于垂沒  
 故孔明卒軍不忘全蜀之計  
 曾參疾甚情存善言之益  
 雖則庸昧敢忘景行  
 臣荷天地覆載之恩  
 蒙大造生成之德  
 漸風訓于華年  
 服道教于弱冠  
 濯纓清朝垂周三紀  
 受先帝非分之眷  
 叨陛下殊常之寵  
 遂乃齊迹功舊  
 內侍幃幄爵列諸王  
 位班上等從容聞道  
 與知國政誠思竭盡  
 力命已報所受不謂  
 事與心違忽嬰重疾  
 每屈輿駕親臨問之  
 榮洽生平惠流身後  
 犬馬之誠銜佩罔極  
 今所病遂篤慮必不起  
 延首闕庭鯁戀終日  
 仰恃皇造宿眷之隆  
 敢陳愚昧管窺之見  
 臣聞為治之要其略有  
 五一者慎刑罰二者任  
 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  
 遠讒佞五者行黜陟  
 夫刑罰明則姦宄息  
 賢能用則功績著  
 親忠信則視聽審  
 遠讒佞則疑閒絕  
 黜陟行則貪叨

大五百二十一十九  
 小五十七

改是曰欽恤惟刑載在唐典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周書垂好德之  
文漢史列防姦之論攷省幽明先王大典又八表既廣遠近事殊  
撫荒裔宜待之曰寬信綏華甸宜惠之曰明簡哀恤孤獨賑施困  
窮錄功舊赦小罪輕徭役薄賦斂修福業禁淫祀願聽政餘暇賜  
垂覽察使子囊之誠重申于當世將墜之志獲用于明時

魏書王  
叡傳

王椿

椿字元壽叡子歷祕書中散羽林監謁者僕射正始初拜中散  
出爲太原太守加鎮遠將軍坐事免正光中徵將作大匠固辭  
孝昌中授右將軍太原太守孝莊卽位封遼陽縣子尋進封眞  
定縣侯除華州刺史轉使持節散騎常侍殷州刺史長廣王暕  
建號除都官尙書固辭永熙中行冀州事尋除車騎將軍瀛州  
刺史天平末秩滿還鄉興和二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  
射太尉冀州刺史諡曰文恭

丁孝武帝謹言疏

伏奉詔書曰風雹厲威上動天睠訪讜辭于百辟詔輿誦于四海  
宸衷懇切備在絲綸祇承兢感心焉靡厝伏惟陛下啟錄應期馭  
育萬物承綴旒之艱運纂織絲之危緒忘餐日昃求衣未明俾上  
帝下臨愍茲荼蓼永濟溝壑而滄浪降戾作害中秋上帝照臨義  
不虛變竊惟風爲號令皇天所曰示威雹者氣激陰陽有所交諍  
殆行令殊節舒急失中之所致也昔澍雨千里實緣教祀之誠炎  
精三舍寧非善言之力謹不空發徵豈謬應誰謂蓋高實符人事  
伏願陛下畱心曲覽垂神遠察禮賢登士博舉審官擢申滯怨振  
窮省役使夫滋水沒川之彥畢居朝右儀表丹青之位未或虛加  
園土絕五毒之民揆日息千門之費巖巖廊署無不遇之士忪忪  
惇獨荷酒帛之恩則物見昭蘇人知休泰徐奏薰風之曲無論鴻  
鴈之歌豈不天人幸甚鬼神咸忭

魏書王  
叡附傳

韓秀

秀字白虎昌黎人文成時為尚書郎賜爵遂昌子拜廣武將軍

獻文即位轉給事中參征南軍事太和初遷內侍長後為東平

將軍青州刺史假漁陽公

敦煌移就涼州議

此蹙國之事非關土之宜愚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土鄰疆寇

而兵人素習縱有奸竊不能為害循常置戍足自全進斷北狄

之覬途退塞西夷之闕路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志或貪畱重遷

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敦煌去涼州及千餘里捨遠

就近遙防有闕一旦廢罷是啟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往來恐醜

徒協契侵竊涼土及近諸戍則關右荒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

難方甚魏書韓秀傳延興中尚書奏曰敦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

非便

辭虎子

虎子代人太安中爲內行長典奏諸曹事馮太后臨朝出爲枋頭鎮將後除平南將軍相州刺史不行太和二年襲父野豬爵河東公出爲彭城鎮將除開府徐州刺史十五年卒贈散騎常侍鎮南將軍相州刺史諡曰文

上表請屯田

臣聞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故自用兵已來莫不先積聚然後圖兼并者也今江左未賓鯨鯢待戮自不委粟彭城曰疆豐沛將何已拓定江關埽一衡霍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卽自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論之于公無毫釐之潤語其利私則橫費不足非所謂納民軌度公私相益也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餘萬頃若已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足得萬頭興力公

田必當大獲粟稻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賴植餘兵尚眾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于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于後兵資唯須內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匪直戍士有豐飽之資于國有吞敵之勢昔杜預田宛葉已平吳充國耕西零已疆漢臣雖識謝古人任當邊守庶竭塵露有增山海

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飢寒虎子上表

魏書薛野豬附傳虎子為徐州刺史

上疏請寬省徵調

臣聞先王建不易之軌萬代承之聖主垂不桀之制千載共仰伏惟陛下道洽羣生恩齊造化仁德所覃迹超前哲遠崇古典畱意治方革前王之弊法申當今之宜用定貢賦之輕重均品秩之厚薄庶令百辟足已代耕編戶享其餘蓄魏乎煥焉不可量也臣竊尋居邊之民蒙化日淺戎馬之所資計素微小戶者一丁而已計其徵調之費終歲乃有七縑去年徵責不備或有貨易田宅質妻

賣子呻吟道路不可忍聞今淮南之人思慕聖化延頸企足十室而九恐聞賦重更懷進退非惟損皇風之盛慮傷慕義之心且臣所居與南連接民情去就實所諳知特宜寬省旨招未至其小郡太守數戶而已一請止六尺絹歲不滿匹既委邊捍取其必死邀之士重何吝君輕今班制已行布之天下不宜忤冒呂亂朝章但猥藉恩私備位蕃岳憂責之地敢不盡言

魏書薛野  
豬附傳

孔伯恭

伯恭魏郡鄴人文成時爲給事中賜爵濟陽男加鷹揚將軍出爲安南將軍濟州刺史進爵成陽公入爲散騎常侍獻文初進號鎮東將軍爲彭城鎮將東海公皇興三年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諡曰桓

喻下邳宿豫城內書

劉彧肆逆滔天弗鑒靈命猶謂絕而復興長江可恃敢遣張永周

大五百四十  
小六十七



凱等率此蟻眾送死彭城大軍未臨逆首奔潰今乘機電舉當屠此城遂平吳會弔民伐罪幸時歸款自求多福

魏書孔伯恭傳

穆亮

亮字幼輔初字老生代人太尉宜都公穆崇玄孫獻文時為侍御中散尚中山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趙郡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徙封長樂王孝文即位除秦州刺史徵為殿中尚書遷征西大將軍西戎校尉敦煌鎮都大將徙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徵為侍中尚書右僕射司州大中正遷司空領太子太傅遷武衛大將軍攝中軍事除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徙封頓丘郡開國公宣武即位遷定州刺史尋除驃騎大將軍尚書令轉司空景明三年卒贈太尉諡曰匡

請孝文帝居喪節哀表

王者居極至尊至重父天母地懷柔百靈是自古先喆王制禮成

務施政立治必順天而後動宣憲垂範必依典而後行用能四時  
不忒陰陽和暘若有過舉咎徵必集故大舜至慕事在納麓之前  
孔子至聖喪無過瘠之紀堯書稽古之美不錄在服之痛禮備諸  
侯之喪而無天子之式雖有上達之言未見居喪之典然則位重  
者爲世曰屈已居聖者達命曰忘情伏惟陛下至德參二儀惠澤  
覃河海宣禮明刑動遵古式曰至孝之痛服朞年之喪練事既闋  
號慕如始統重極之尊同眾庶之制廢越紼之大敬闕宗祀之舊  
軌誠由文明太皇太后聖略超古惠訓深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比之前代感爲過甚豈所謂順帝之則約躬隨眾者也陛下旣爲  
天地所子又爲萬民父母子過哀父則爲之慘悴父過感子則爲  
之憂傷近蒙接見咫尺冕旒聖容哀毀駭感無止況神祇至靈而  
不久虧和氣微致風旱者哉書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今一人過  
哀黎元焉繫羣官所曰顛殞震懼率土所曰危惶悚慄百姓何仰

而不憂嘉禾何由而播植願陛下上承金冊遺訓下稱億兆之心  
時襲輕服數御常膳修崇郊祠垂惠咸秩輿駕時動已釋憂煩博  
采廣諮已導性氣息無益之戀行利見之德則休徵可致嘉應必  
臻禮教並宣孝慈兼備普天蒙賴含生幸甚

魏書穆崇附傳文明太后崩已過朞月高

祖毀瘠猶甚穆亮表

奏七廟無宜闕一

升平之會事在于今推功攷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行日久

無宜闕一虛有所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後理衷

通典作俚

如此不敢不言

魏書禮志一太和十五年四月改營太廟詔闕一廟無主已自待司空公長樂王穆亮等奏言

又見通典四十七

上言從李彪魏為水德議

臣等受敕共議中書監高閭祕書丞李彪等二人所議皇魏行次

尚書高閭已石承晉為水德已燕承石為木德已秦承燕為火德

大魏次秦為土德皆曰地據中夏已為得統之徵皇魏建號事接  
 秦末晉既滅亡天命在我故因中原有寄即而承之彪等據神元  
 皇帝與晉武並時桓穆二帝仍脩舊好始自平文逮于太祖抗衡  
 秦趙終平慕容晉祚終于秦方大魏興于雲朔據漢棄秦承周之  
 義已皇魏承晉為水德一家之論大略如此臣等謹共參論伏惟  
 皇魏世王玄朔下迄魏晉趙秦二燕雖地據中華德祚微淺竝獲  
 推敘于理未愜又國家積德脩長道光萬載彪等職主東觀詳究  
 圖史所據之理其致難奪今欲從彪等所議宜承晉為水德

魏書禮志

一太和十四年高閭議魏承秦為土德李彪崔光議魏承晉為水德十五年正月長樂王穆亮及陸叡王元孫馮誕游明根鄧侍祖李愷郭祚衛慶封琳崔挺賈元壽等言

穆紹

紹字永業亮子太和中除員外郎侍學東宮轉太子舍人尚琅  
 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散騎侍郎領京兆王愉文學宣武即位

大四百七三  
 小一百五十一

遷通直散騎常侍高陽王雍友襲父爵頓丘郡公遷散騎常侍  
領主衣都統遷祕書監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卿又遷衛  
將軍太常卿除中書令孝明時轉七兵尚書徙殿中尚書除衛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中書監復爲侍中領本邑中正加特進儀  
同三司去職孝莊時授尚書令司空進爵爲王仍加侍中尋降  
王復本爵普泰元年贈太保冀州刺史謚曰文獻

皇太后輿駕議

案周禮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纁總安車彫面鷩  
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翼羽蓋重翟后從  
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后朝見于王所乘  
翟車后出桑則乘輦車后宮中所乘謹曰周禮聖制不刊之典其  
禮文尤備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曰其法不可踰曰  
此言之後王輿服典章多放周式雖文質時變輅名宜存彫飾雖

異理無全捨當今聖后臨朝親覽庶政輿駕之式宜備典禮臣等  
學缺通經叨參議末輒率短見宜準周禮備造五輅彫飾之制隨

時增減

魏書禮志四熙平元年六月太常卿穆紹少卿元端博士鄭六劉臺龍等議

公孫叡

叡字文叔燕郡廣陽人初為東宮吏獻文帝時遷儀曹長賜爵  
陽平公後為南部尚書卒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諡曰宣

奏制殿名

臣聞至尊至貴莫崇于帝王天人拖損莫大于謙光伏惟陛下躬  
唐虞之德存道頤神逍遙物外宮居之名當協叡旨臣愚已為宜

曰崇光

魏書公孫表附傳

韋珍

珍字靈智京兆杜陵人初為京兆王子推常侍轉尚書南部郎  
孝文即位除左將軍樂陵鎮將封霸城子移鎮比陽曰功進爵

爲侯尋爲源懷衛軍長史轉齊郡王太保長史遷顯武將軍郢  
州刺史進龍驤將軍加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免起彭城王劭中  
軍長史授建威將軍守魯陽加中壘將軍宣武卽位除中散大  
夫加鎮遠將軍太尉諮議參軍永平元年卒年七十四歲諡曰  
懿

曉告淮源蠻

天地明靈卽是民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已後悉宜已

酒脯代魏書韋閻附傳淮源舊有祠堂蠻俗恆用人祭之韋珍乃曉告

成淹

淹字秀文一作季文上谷居庸人晉侍中粲六世孫家于北海

在宋前廢帝爲輔國府參軍明帝已爲員外郎假龍驤將軍領

軍主魏皇興中降慕容白曜入朝拜兼著作郎太和末除羽林

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知左右都水事宣武卽位加右軍復

授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景明中除平陽太守卒贈光州刺史

諡曰定

追理慕容白曜表

臣聞經疆啟宇實良將之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仗鉞  
開隆周之基韓生秉旄興鴻漢之業故能賞超當時名垂前史若  
闕外功成而流言內作人主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已背燕章邯  
所已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顯同見而橫受  
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伐吳奮不顧命萬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  
皓君臣輿櫬入洛大功亦舉讒書驟至內外唱和員錦將成微晉  
武之鑒亦幾于顛沛矣每覽其事常為痛心聖主明王固宜深察  
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  
曜祖父相資世酋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  
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常伯去天安初江陰夷楚敢拒王命三方

大五百二十一  
小三十八



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  
議廟堂顯舉元將百寮同音僉曰惟允遂推轂委誠授呂專征之  
任握兵十萬仗鉞一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  
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麋溝垣苗相尋奔走及回麾東埽道固  
銜壁盤陽梁鄒肉袒請命于時東陽未平人懷去就沈文靜高崇  
仁擁眾不朝扇擾邊服崔僧祐蓋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海水陸鋒  
起揚旌而至規援青齊士民惴惴莫不南顧時兵役既久咸有歸  
心而白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略身環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  
以厚恩三軍懷挾纘之溫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徒弭旆  
效順軍門文靜崇仁棄城竄海次陽顯達望塵南奔聲震江吳風  
偃荆漢及青州剋平文秀面縛海波清靜三齊克定逖彼東南永  
爲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濟泗息烽警之虞開岱宗封禪之略  
闢山川望秩之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算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力

矣及氛翳既盡爵命亦隆榮燭當時聲譽日遠而民惡其上妄生  
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偽亂真朱紫難辨傷夷未瘳合門屠  
戮鴻勳盛德蔑爾無聞有識之徒能不悽愴臣謂白曜策名王庭  
累荷榮授歷司出內世載忠美秉鉞啟蕃折衝敵國開疆千里拔  
城十二辛勤于戎旅之際契闊于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存靜亂  
及方難既夷身膺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極  
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非望者乎且于時國家士馬  
屯積京南跨州連鎖勢侔雲岳主將驍雄按鉞在所莫不殉忠死  
難效節奉時此之不可生心白曜足知之矣况僭逆阻兵營岱厭  
亂加已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勞止神膽俱喪亡燼之眾不可  
與圖存離敗之民不可已語勇哉白曜果毅習戎體閑兵勢窳不  
知士民之不可藉將士之不同已據彊兵之勢因塗炭之民而欲  
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爲也料此摧之事可知矣伏惟陛下

聖鑒自天仁孝宰世風冠十宙道超百王開國已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嬰禍淪覆名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眾庶咸共哀憐方之餘流應有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勳臣之績垂天地之施慰僵屍之魂使合棺定諡歿有餘稱選其宗近才堪驅策錫已微爵繼其絕世進可已獎勸將來退可已顯國恩澤使存者荷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豈不美哉仰惟聖明霈然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

魏書慕容容  
白曜附傳

### 鄧宗慶

宗慶安定人秦車騎將軍羌四世孫初爲中書學生歷中散遷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定安侯轉典南部進爵南陽公除安南將軍涇州刺史徙封趙郡公轉徐州刺史坐妻韓巫蠱伏誅

奏請采京南山青碧石柱

鄉郡民李飛太原民王顯前列稱詣京南山采藥到遊越谷南嶺  
 下見青碧石柱數百枚被詔案檢稱所見青碧柱長者一匹相接  
 而上或方一尺二寸或方一寸方楞悉就其數既多不可具數請  
 付作曹采庸

魏書靈徵志下太和元年十月  
 南部尚書安定侯鄧宗慶奏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三十四終

全後魏文卷三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李崇

崇字繼長小名繼伯梁國蒙人

北史作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頓丘人

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

子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雷公鎮西大將軍孝文初行梁州刺史尋為荊州刺史鎮上洛還除兗州刺史後例降為侯改授安東將軍副都督左翼諸軍事入為河南尹尋為梁州刺史宣武即位徵為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尋加撫軍將軍正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別封魏昌縣伯進號鎮南將軍轉中護軍除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熙平中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尋除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進中書監右光祿大夫出為定州刺史徵拜尚書左僕射遷尚書令加侍中開府北討大都督免復為徐州大都督改除相州刺史孝昌元

年卒年七十一贈司徒雍州刺史諡曰武康後重贈太尉

請減佛寺功材呂修學校表

臣聞世室明堂顯于周夏二黷兩學盛自虞殷所呂宗配上帝呂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呂彰則天之軌養黃髮呂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故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呂蔽黔首國無黷序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復彰化致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紛綸掩藹響流無已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遺文燦然方軌前代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徙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呂革軌儀規周漢呂新品制列教序于鄉黨敦詩書于郡國使揖讓之禮橫被于崎嶇歌詠之音聲溢于仄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

駕未遑多就弓劒弗追世宗統厯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  
續呂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竊呂皇遷中縣垂二十  
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  
迹城隍嚴固之重闕博石之功庸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呂  
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  
繕廳宇凋朽牆垣頽壞皆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  
朝議呂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  
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于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  
臣子所呂匪寧億兆所呂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呂任事事  
旣任矣酬之呂祿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  
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  
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呂風化天下夫禮樂所呂養人刑法  
所呂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于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于

殺人不敢于養人也臣呂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  
 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呂  
 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工并減瑤光材瓦  
 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  
 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調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  
 于外槐宮棘宇顯麗于中道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  
 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于上序游夏可致之于下國豈不休歟誠  
 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  
 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為晚也

魏書李崇傳

奏更申集攷公孫崇所調音律

前被旨敕呂兼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并其書表付外攷試登  
 依旨敕呂去八月初詣署集議但六樂該深五聲妙遠至如仲尼  
 淵識故將忘味吳札善聽方可論辨自斯已降莫有詳之今既



草搦悉不窮解雖微有詰論略無究悉方欲商榷淫濫作範將來  
盜容聊爾一試便垂竹帛今請依前所召之官并博聞通學之士  
更申一集攷其中否研窮音律辨括權衡若可施用別旨聞請

魏書

樂志正始元年十月尚書李崇奏

辭北伐啟

臣實無用猥蒙殊寵位妨賢路遂充北伐徒勞將士無勳而還慙  
負聖朝于今莫已臣臣六鎮幽垂與賊接對鳴柝聲弦弗離旬朔  
州名差重于鎮謂實可悅彼心使聲教日揚微塵去塞豈敢導此  
凶源開生賊意臣之愆負死有餘責屬陛下慈寬賜全腰領今更  
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所不敢辭但臣年七十自惟老疾不堪

敵場更願英賢收功盛世

魏書李崇傳

李平

平字曇定崇從弟太和初爲通直散騎常侍襲父嶷爵彭城王

後例降爵爲公拜太子中書舍人遷散騎侍郎出爲長樂太守  
除冀州儀同開府長史行河南尹宣武卽位除黃門侍郎遷司  
徒左長史河南尹行相州事尋正刺史加征虜將軍又加平東  
將軍入爲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拜鎮北將軍行冀州事領相  
州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延昌中遷中書令孝明卽位加撫軍將  
軍封武邑郡公進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尋正右僕射熙  
平元年卒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曰文烈  
諫幸鄴表

伏見己丑詔書雲軒鑾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驂剋駕近日將欲講  
武淇陽大習鄴魏馳驪驟于綠竹之區騁麟驥于漳滏之壤斯誠  
幽顯同忻人靈共悅臣之愚管竊有感焉何者嵩京創構洛邑俶  
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于遷移牛  
畜斃于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

猶損太半貧者可已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啟處自景明已來差  
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  
伊瀍人急其務實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年之糧家有  
水旱之備若乘之已羈繼則所廢多矣一夫從役舉家失業今復  
秋稼盈田禾菽徧野鑾駕所幸騰踐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  
海耀武崧原禮射伊洛士馬無跋涉之勞兆民有康哉之詠可不  
美歟

魏書李平傳世宗  
將幸鄴平上表諫

表糾崔亮

臣曰蕭衍將湛僧珍田道龍遊魂境內猶未收迹義之神念尚住  
梁城令都督崔亮權據下蔡別將貧生卽住東岸與亮接勢已防  
橋道臣發引向堰舍人曹道至奉敕更有處分而亮已輒還京案  
亮受付東南推轂是託誠應憂國忘家致命爲限而始屆汝陰盤  
桓不進暨到寇所停淹八旬所營土山攻道竝不克就損費糧力

坐延歲序賴天威遠被士卒憤激東北騰上垂至北門而亮遲回  
仍不肯上臣逼曰白刃甫乃登陟及平破石宜聽處分方更肆其  
專恣輕輒還歸此而不糾法將焉寄案律臨軍征討而故留不赴  
者死又云軍還先歸者流軍罷先還尚有流坐况亮被符令停委

棄而反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緣情據理咎深故留今處亮死

上議魏書崔亮傳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已討  
堰賊亮違平節度已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

奏張回轉賣費羊皮女罪通典作  
羌皮

冀州阜城民費羊皮母死家貧無已葬賣七歲女子與同城人張

回為婢回轉賣于郇縣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狀案盜律掠人掠賣

人和賣人為奴婢者死回故買羊皮女謀已轉賣依律處絞刑魏書

刑罰志延昌三年尚書李平  
奏又見通典一百六十七

奏清河國臣為君母服

禮臣為君黨妻為夫黨俱為從服各降君夫一等故君服三年臣

大五百二十七  
小八十九

服一綦今司空臣懼自己尊厭之禮奪其罔極之心國臣厭所不及當無隨降之理禮記大傳云從輕而重鄭玄注云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既舅不厭婦明不厭者還應服其本服此則是其例魏書志四延昌三年清河王懌所生母羅太妃薨侍中崔光議曰爲君厭降大功國臣服綦博士封偉伯等清河國郎中合韓子熙議曰爲君大功國臣宜小

功尚書李平奏

奏立宗室犯法定式  
帝宗磐固通典作磐石周布于天下其屬籍疏遠蔭官卑末無良犯憲

理須推究請立限斷曰爲定式魏書刑罰志通典一百六十七

李諧

諧字虔和平第二子受父前爵彭城侯自太尉參軍歷尚書郎徐州北海王元顥撫軍府司馬入爲長兼中書侍郎崔光引爲兼著作郎加輔國將軍相州大中正光祿大夫除金紫光祿大夫加衛將軍元顥入洛曰爲給事黃門侍郎顥敗除名孝靜初

徵爲魏尹不起除大司農卿加驃騎將軍轉祕書監武定二年  
卒贈驃騎大將軍衛尉卿齊州刺史有集十卷

述身賦

夫休咎相躡禍福相生龜筮迷其兆聖達蔽其萌覽成敗于前迹  
料趣捨于人情咸爭途曰走利罕外己曰逃名連從車曰載禍多  
廢馬曰取刑豈知夫一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傾伊薄躬之悔吝  
無性命之淑靈藉休庸于祖武仰餘烈于家聲徒從師曰下學乏  
遊道于上京洎方年之四五實始筮巫之弱齡爰釋巾而從吏謬邀  
寵于時明彼口口之赫赫乃陋周云而小漢帝文篤其成功我武治  
其未亂掩四奧而同軌穆三辰而貞觀威北暘而武戢鼎南遷而  
文煥異人相趨于絳闕鴻生接武于儒館總羣雅曰同歸果方員  
而殊貫伊濫吹之所從初竊服于辛旅奉聖王之高義遊兔園而  
容與綴鴻鷺之末行連英髦之茂序乃伯舅之西伐赫靈旗之東

舉復奉役于前轅仍執羈于後距迫玄冬之暮歲歷關山之遐阻  
風激沙而破石雪浮河而漫野樂在志其無端悲涉物而多緒俄  
宮車之宴駕改乘轅而歸予屬推恩之在今自傍枝而禔福既獻  
口已命宗叨微躬于侯服禮空文于頰饗賦無征于湯沐思守位  
而匪懈每屏居而自肅忽忝命于建禮遊丹綺之重複信茲選之  
爲難乃上應于列宿陽源猶且自免何稱仲治與太叔余生口之  
蕭散本寓名而爲仕好不存于吏法才實疏于政理竟火燭之不  
事徒博弈其賢已竊自託于諸生頗馳騁于文史通人假其餘論  
士林察于口理乃妄涉于風流遂飾輩于士子且口自託口口口  
口雖邇倭塵滓而賞許雲霞栖閑虛口築館背城闕而爲家帶二  
學之高宇遠三市之狹邪事雖儉而未陋製有度而不奢山隱勢  
于複石水回流于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  
之客門交好事之車或林嬉于夜月或水宴于景斜肆雕章之腴

旨咀文藝之英華羞綠芰與丹藕薦朱李及甘瓜雖慙洛水之名  
致有類金谷之誼譁聊自足于所好豈畱連于或號思炯戒而自  
反勸身名于所蹈奉哲后之淵猷讚崇麾于華輿豈于乘之乏使  
感一眇之相勞竟不畱于三月因病滿而休告彼東觀之清華乃  
任隆于載筆蔡一去而貽恨張再還而有述忽牽短而濫官司悖  
史于藏室慙班子之繁麗微馬生之簡實復通籍而延寵陪帝局  
之華密信儀鳳之所棲乃絲文之自出歷五載而徘徊猶官命之  
不改謝能飛于無翼故同滯于有待晚加秩于戎章乃口號之所  
在屬運道之將季諒冠履之無礙奄昇御于鼎湖忽流哀于四海  
昔漢室之中微皇統于是三絕暨孝昌之陵陂亦繼口而禍結將  
小雅之詩廢復三綱之道滅思踟躕于時昏獨沈吟于運閉遂退  
處于窮里不外交于人世及數反于中興驅時雄而電逝既藉取  
亂之權方乘轉圓之勢俄隙開而守廢遂冠冕之毀裂彼膏原而



塗野嗟衛肝與嵇血何古今之一揆每治少而亂多慮遁身于東掖荀窘迹于南羅時獲逃于口阜仍竄宿于巖阿首丘急于明發東路長其如何遽登舟而鼓柂乃沿洛而汎河驚于陰于不測競征鳥于歸波時在所而放命連百萬于山東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于嘴距咸邑燼而野空徑黎陽之寇聚迫崖壘之澗隆躁通川而鼎沸矢交射于舟中備百罹于茲日諒陳蔡之非窮乘虎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得投憩于濮陽實陶衛之舊壤望鄉村而佇立曾不遙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之晝上王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張天畢之層網裁一鼓而冰銷俄氛禋之廓蕩昔蘧生之出奔視亡徵于亂政及季子之來反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蕞爾本無僂于衰盛忻草茅而偃伏且優游于宸慶復推斥于宦流延光華于璽命甫聞內侍之忝復奉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鬱貂玉之相映時權定之云

初尚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于天表忽靈命之有歸  
藉親均而爭紹師出楚而颯發旆陵江而雲矯闢閭闔之崢嶸端  
冕旒于億兆神駕逝曰流越翠華颯而繚繞苟命舛而數違雖功  
深而祚天時難忽然已及網羅周其四張非五三之親暱罕殉節  
于漢陽彼百寮之冠帶咸北面于西王矧恩疏而任遠固身存而  
義亡及宸居之反正振天網于頽綱甄大義曰明罰虛半列于周  
行乃褫帶而來反驅下澤于故鄉探宿志曰內求撫身途而自計  
不詭遇曰邀合豈釣名曰干世獨浩然而任己同虛舟之不繫旣  
未識其所曰來亦豈知其所曰逝于是得喪同遣忘懷自深遇物  
棲息觸地山林雖因西浮之迹何異東都之心願自託于魚鳥永  
得性于飛沈庶保此曰獲沒不再罪于當今

魏書李平附傳元顯入洛曰李諧爲給事

黃門侍郎顯敗除名乃爲述身賦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三十五終